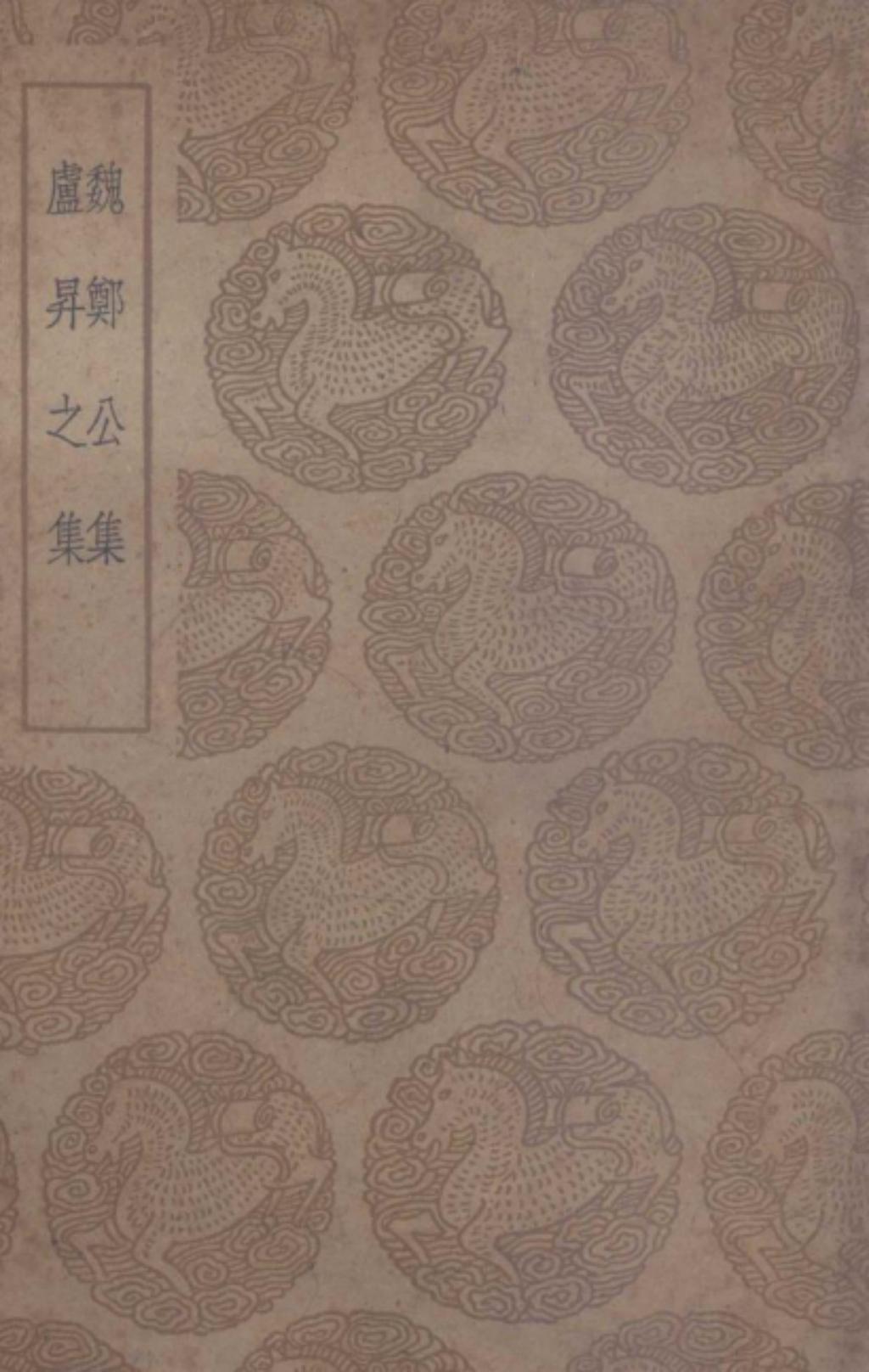


盧魏
昇鄭
之公
集





魏 鄭 公 集

魏 徵 著

叢書集初成初編

(本印補)

魏公集及其他種一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众文化印刷廠印刷

魏鄭公文集目錄

卷一

論時政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四疏

韋宏質妄議宰相疏

論君子小人疏

論御臣之術

論治道疏

理獄聽諫疏

十漸疏

卷二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

明堂議

朝臣被推劾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人內議

嫂叔舅服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賞舊左右議

卷三

羣書治要序

諸王善惡錄序

與徐世勣書

爲李密檄榮陽守郇王慶文

砥柱山銘

九成宮醴泉碑銘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道觀內柏樹賦

魏鄭公詩集目錄

五郊樂章

黃帝宮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青帝角音

肅和

雍和

赤帝徵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白帝商音

1

肅和
雍和

肅和
雍和

永和肅和雍和
長發舞大基舞大成舞大明舞

壽和

舒和

雍和

永和

賦西漢

暮秋言懷

述懷

奉和正日臨朝應詔

魏鄭公文集卷一

唐 鉅鹿魏 微著

論時政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鑿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紂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城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隘忌譏邪者必遂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析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四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妾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覽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繕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採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灾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一作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謨，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慎哉。

第二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謾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

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遊豫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第三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晝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犧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勤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第四疏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旣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裕如也譽謗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讒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讒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金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闊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與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真觀政要·新舊唐書同·作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勵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

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允將何望哉

韋宏質妄議宰相疏

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尙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宣言上讀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矣

論君子小人疏

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則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江下和以遺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未或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卽將何以求治且流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並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同德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之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爲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旣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論御臣之術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益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

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助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而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沈。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賢嫉能。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

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賤臣也六曰誦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諛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論治道疏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已成不備爲未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

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治。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襪系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氏垂恩於韓信，豈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泉，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泉，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士芥，臣視

君如寇讐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尙緣恩施厚薄然則爲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羈觀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鄰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興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奸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嘗云撫我則后虐我則雠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孰得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則苟免

其禍大臣苟免則譖詐萌生譖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力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疏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愚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實同魚水若君爲堯舜則臣爲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任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王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理獄聽諫疏

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迹必鎮之以道德宏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費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焉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

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人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人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泯明一作其情人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各縣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人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人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化之養人猶工之爲鉤鼓也六合之人猶一廢也黔首之屬猶荳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人之生也猶鐸金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厚薄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醕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卽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人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已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

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逼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流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讐者也何流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主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

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鼈莫之歸也故爲上者以苛爲察以功爲名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人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爲之無已深乖惻隱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溫舒恨於錢目臣亦欲惜所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武有戒慎之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之情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觀忠臣厚諫士斥讒

歷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廟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意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廣遠夷攝服志色一作意益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謹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已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忠一作重平聲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疏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言卽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讞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事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十漸疏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墮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爲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人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

驕奢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惟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廢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勸還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已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恆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宏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曆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識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

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觀闈廷，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志歎，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爲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恆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間，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號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豈焉，妖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穀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

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于載休期時難再得明王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衰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魏鄭公文集卷二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

與王珪
同上

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獄負其罪戾置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常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維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歸暨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顥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祇爲一殿宋齊則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宏何者夏禹哲王致美於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固亦致孝尊親之道因高事天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本虛元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旣杳冥而莫測故廣袤之度罔知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歎意在茲乎自五帝迄今

代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過土階之儉世宗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英靈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歡心九譯之貢既承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自中臣等觀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頫所爲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精理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不必師古圖像備陳決之聖慮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朝臣被推勅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鲧其舉也與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讐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旣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疏以定制疏而不漏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爲法則可久不失理不害義因循弗革竊爲未允至若被推勅者期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

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謹議

嫂叔舅服議

與合孤德榮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親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舅之於姨雖爲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爲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預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今之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者則爲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則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恩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皆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乎但於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禮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

欽明御宇光華再旦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遠想以爲尊卑之敍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除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爲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謹按高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謹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師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倣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圍困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卽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宏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乘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旣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姦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

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敢進
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謹議

賞舊左右議

昔晉文反國發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之功太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
念穎川之勤此一霸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私於一物哉蓋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
求舊左右等攀附鱗翼多歷歲年入參社稷之守出爲羈純之僕冒犯鋒鏑契闊險難或力盡羣甲恩澤
莫窩或身沒戰場子孫未錄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攀柱之歛未絕積薪之歛尚
深若不申此大通疑考之羣望介之推高潔猶未免言臣等虛不及遠輒申狂瞽伏惟深察悚栗謹議

魏鄭公文集卷二

羣書治要序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朝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龍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聘末學之傳聞飾雕蟲之小技流蕩忘反殊塗同致雖辨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睿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己利物行列聖所不能行瀚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城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躡駭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发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浮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敍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政體事非一日若乃欽明之后屈已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亡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後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作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膺實飛英雅

論徵猷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徵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哲婦亡國豔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迄乎諸子上始古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表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徧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乘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殷鑒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庶宏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矣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諸王善惡錄序

觀夫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曠近小人疏遠君子綢繆哲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尊典憲僭差

越等恃一頃之權寵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乘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途懷誣
遠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間之勤庸淮南東河一作東河之才俊擢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乘桓文之
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爲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委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
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發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爲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
免乎太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與亡是繫可不勉與

與徐世勣書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
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踏咸陽北陵元闕揚旌瀚海飲馬渭
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瞻入函
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
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於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
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

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因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爲李密檄榮陽守郇王慶文

早挹芳猷未諳披展甚爲翹佇興寢增勞寒勢轉嚴比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邱酒池之荒非爲淫亂加以遠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科稅無已是以蜩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同翦凶唐今者屯營紫洛開發太倉賑恤饑羸或從充健吳戈電照隸首算而無窮冀馬雲屯宏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湊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黎_晉^{疑作晉}陽軍臨灞岸三秦父老千里犒師協義同心共爲掎角元寶藏武陽興義卽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詠惟榮陽一郡仍獨守迷爰以宗盟尙疑銜璧敬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長兄親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疏然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爲識寶鼎之遷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壅樹頤不可維所謂元覽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爲宿與隋朝頗有勳舊遂得預常磐石名在葭莩妻敬之與漢高殊非血允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歇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儲忿同胞乃甚沈閼惟勇及諒咸罄旬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鳩河獻假使宗就是一疏不間親況乃族類爲非有何疑阻王之爲臣無所獻納不能曲突徒薪除煩去惑致令

四海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爲王計者草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識幾知變足爲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漏刻段達等東都窘迫自救無聊世充朝亡彼便夕死又江都荒酣酒色流湎忘歸內外崩離人情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粟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得朱粲啓詞銳師百萬已破襄陽總帥熊羆沿流東下剋期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餽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益數百何以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未遙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應只恐禍生七首豎起蕭牆枉以七尺之形徒償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今貔貅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亂舞鼓角潛鳴笑號叔之死焉悲襄陽之嘵類南陽守齣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臨刑之歎何晚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

砥柱山銘

仰臨砥柱北望龍門茫茫禹迹浩浩長春

九成宮醴泉碑銘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於九成之宮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橋分巖竦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蒼蒼百尋下臨則巒巒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輝

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至於炎景流金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涼信安體之佳所誠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逮乎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功一海內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邱南踰丹徼皆獻琛奉贊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元闕並地列州縣人充編戶氣淑年和邇安遠肅羣生成遂靈睨畢臻雖藉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慮遺身利物櫛風沐雨百姓爲心憂勞成疾同堊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鍼石屢加腠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羣下請建離宮庶可怡神養性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拒未肯俯從以爲隋氏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斲彫爲樸損之又損去其太甚葺其頽壞雜丹墀以砂礫間粉壁以塗泥玉砌接於土階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俯察卑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爲大聖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之內本乏水源求而無之在乎一物旣非人力所致聖心懷之不忘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上及中宮歷覽臺觀閒步西城之陰躋躇高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湧出乃承以石檻引爲一渠其清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縈帶紫房激揚清波滌蕩瑕穢可以導養正性可以激瑩心神鑒映羣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元澤之常流匪惟乾象之精蓋亦神靈之寶謹按禮緯云王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嗣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貢獻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東觀

漢紀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然則神物之來。實扶明聖。既可蠲茲沈痼。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色。我后固懷撝握。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爲懼。實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元符。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能不顯。但職在記言。屬茲書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敢陳實錄。爰勒斯銘。其詞曰。維皇撫運。奄壹寰宇。千載應期。萬物斯觀。功高大舜。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禍亂。文懷遠人。書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琛贊咸陳。大道無名。上德不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臭無聲。萬類資始。品物流形。隨感變質。應德效靈。介焉如響。赫赫明明。雜還景福。歲繁祉雲。氏龍官龜。圖鳳紀日。含五色。烏呈三趾。頤不輟工。筆無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悅。流謙潤下。潺湲皎潔。萍旨醴甘。冰凝鏡澈。用之日新。挹之無竭。道隨時泰。慶與泉流。我后夕惕。雖休勿休。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天下爲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堅。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觀乎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瞻鳥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嶽。志逸風飈。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墮乎既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元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宏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竦閭峰之遙構。家傳餘

慶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諸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漢其餘令聞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綾拖鳴玉者蓋亦
耆舊未得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
涼州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慚其遠略公渥洼龍種丹穴鳳雛降列
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斲恩始開陵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
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厓岸峻峙天資
宏亮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
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之期中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
象霧塞五岳塵飛妖災所臻匪惟血落星陨怨讐所動寧止石言鬼哭轍迹徧於天下備戍窮於海外冤
魂塞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墓發掘城郭邱墟萬里蕭條人煙斷絕公與楚公協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
波幾及昆崙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起豹變梁楚鳳翔紫洛據敖庾而塞轂登太
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王合從緝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背彼
黑山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
紘而取俊麟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
風馳六合雷駭彈壓趙燕振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煬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稽颡於

河朔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城中胡騎千羣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乏主以天下爲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威雖未振主自爲謀蓋當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快快羞與絳灌爲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瀍洛亦親承祕策率卒先行旣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虛青衣之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峯危羊腸路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旣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距巖拔山之力驩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公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轍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驥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間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旣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以名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避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逮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慄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

史徐世勣等或同娶世綱其涉艱難感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載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慟深欷歔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慚項羽之臣魂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冢乃爲銘曰

如馬唐臣猶龍周史宏道百世遇德千祀帶地深源極天峻峙玉種逾潤蘭芳不已成形騰氣成象降精餘慶鍾美惟公挺生少表奇智早擅英聲符采發越志略縱橫隋道方衰始開陵長覩茲兆亂緬然長想閉關晦迹招弓莫往盤桓利居不娶世綱運居道消時逢改卜朱旗爰止素靈已哭野戰羣龍馳走原鹿競窺周鼎爭亡秦族時遭蠻屈運偶鳳翔劬勞百戰經營四方振蕩六合牢籠八荒始聞楚霸終基漢王羣雄並起莫恢王度聖人旣作皇天乃顧爰自東夏言遵西路來擬寶融寵逾英布爵窮五等位登九棘帷幄參謀高衢騁力海運方遠圖南未極縱壑摧鱗摩天墜翼熊耳失路新安殞身長男喪楚少女留秦驚魂靡託反葬何因列樹松檣惟餘故人

道觀內柏樹賦并序

元壇內有柏樹焉封植營護幾乎二紀枝幹扶疏不過數尺籠於衆草之中覆乎叢棘之下雖磊落節目不改本性然而翳苔蒙蘿莫能自申達也惜其不生高峯臨絕壑籠日月帶雲霞而與夫擁腫之徒雜糅茲地此豈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哉有感於懷喟然而賦其詞曰

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雨露清而並榮霜雪霑而俱悴惟丸丸之庭柏稟自然而醇粹涉青陽不

增其華，歷元英不減其翠。原斯木之攸挺，植新甫之高岑。干霄漢以上秀，絕無地而下臨。龍日月以散彩，俯雲霞而結陰。邁千祀而逾茂，秉四時而一心。靈根再徙，茲庭爰植。高節未彰，貞心誰識。旣雜沓乎衆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志耿介其何極。若乃春風起於蘋末，美景麗乎中園。水含苦於曲浦，草鋪露於平原。成蹊花亂，幽谷鶯喧。徒耿然而自撫，謝桃李而無言。至於日窮於紀，歲云暮止。飄蓬亂驚愁，雲疊起冰凝無際。雪飛千里，顧衆類之颯然。鬱亭亭而孤峙，貴不移於本性。方有僅乎君子，聊染翰以寄懷。庶無虧於善始。

魏鄭公詩集一卷

五郊樂章

唐書樂志曰。祀五方上帝五郊樂。酌獻欽福用。祀黃帝降神。

送文舞音。迎帝

武舞用。凱安祀赤帝降神。豫和其太和音。奏微音。祀白帝降神。奏廟音。和

四章辭同。送文舞音。迎帝

武行奏羽丘舞用太和音。青條帝降神。和歌

黃帝宮音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既彰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乃萬斯牲神其下降永祚休平

肅和

渺渺方輿蒼蒼闢蓋至哉樞紐宅中闢大氣調四序風和萬籟祚我明德時雍道泰

雍和

金懸夕肆玉俎朝陳饗萬黃道芳流紫辰迺誠迺敬載享載禋崇萬斯在惟皇是賓

舒和

御徵乘宮出郊甸安歌率舞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賞猶持雷鼓答天成

青帝角音

鵠雲旦起鳥星昏集律候新風陽開初蟄至德可饗行潦斯挹錫以無疆蒸人乃粒

肅和

元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瑤席降神朱弦饗帝誠備祝嘏禮彈珪幣
雍和

大樂稀音至誠簡禮文物棣棣一作斯聲名濟濟六變有成三登無體迺眷豐絜恩覃愷悌笙歌籥舞屬年韶鑼鼓鳴鐘辰時豫調露初迎待春節承雲遠踐蒼霄馭

赤帝徵音

青陽告謝朱明戒序延長是祈敬陳椒醑博碩斯薦笙鏞備舉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肅和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峯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榮含桃可薦芬馥百品鏗鏞三變
雍和

昭昭丹陸帝咨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篪簧瓊肴溢俎玉醑浮觴恭維正直歆此馨香

舒和

千里溫風飄絳羽十枚炎景勝朱干陳觴萬俎歌三獻拊石擬金會七盤

白帝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既阜庶類收成萬方靜謐九土和平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肅和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豺祭隼擊潦收川鏡九穀已登萬箱流詠

雍和

律應西成氣躔南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芬桂醑式資宴昵用調霜序

舒和

璿儀氣爽鼈緹籥玉呂灰飛含素商鳴鞞奏管芳春薦會舞安歌葆既揚

黑帝羽音

嚴冬季月星迴風厲享祀報功方祚來歲

肅和

律周一一作玉琯星回周一作度金度次極陽烏紀窮陰兔火林凝雪陽泉凝沍八蜡已登三農息務

雍和

陽月斯紀應鐘在候載掣牲軫爰登俎豆旣高旣遠無聲無臭靜言格思惟神保佑

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鍼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明鑾降福具穰穰

享太廟樂章唐書樂志曰貞觀中享太廟樂迎神用永和九變辭同皇帝行用太和元登歌酌鬯用雍和迎俎用雍和獻皇祖宣簡公皇祖懿王同用長發之舞元登

皇帝用大成之舞。高祖用大明之舞。皇帝飲福。用太和。送神用永和。其太和凱安。辭同。冬至圓丘。迎武舞入。

永和

於穆烈祖。宏此丕基。永言配命。子孫保之。百神既治。萬國在茲。是用孝享。神其格思。肅和

大哉至德。允茲明聖。格于上下。聿遵誠敬。嘉樂斯登。鳴球以詠。神其降止。式隆景命。

雍和

崇茲享祀。誠敬兼至。樂以感靈。禮以昭事。粢盛咸絜。牲牷孔備。永言孝思。庶幾不匱。

長發舞。唐會要曰。貞觀十四年。詔用顏師古。許敬宗議。皇祖宜簡公。長發舞。懿王廟。並奏長發之舞。取詩云。潛哲惟商。長發其祥也。

濬哲惟唐。長發其祥。帝命斯祐。王業克昌。配天載德。就日重光。本枝百代。申錫無疆。

大基舞

猗與祖業。皇矣帝先。翦商德厚。封唐慶延。在姬猶稷。方晉踰宜。基我鼎運。于斯萬年。

大成舞

周穆王季。晉美帝文。明明盛德。穆穆齊芬。藏用四履。屈道參分。鑿鏘鐘石。載紀鴻勳。

大明舞。唐會要曰。貞觀十四年。詔用顏師古等議。高祖廟。并用大明之舞。稱文王有明德也。

五紀更運。三正遞升。勳華既沒。禹湯勃興。神武命代。靈曉是膺。望雲彰德。察緯告微。上紐天維。下安地軸。

徵師涿野萬國咸服偃伯靈臺九官允穆殊域委賓懷生介福大禮既飾大樂已和黑章擾固赤字浮河功宣載籍德被詠歌克昌厥後百祿是荷

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輝光日新

舒和

聖敬通神光七廟靈心薦祚和萬方嚴禋克鴻基遠明德惟馨風歷昌

雍和

於穆清廟聿修嚴祀四縣載陳三獻斯止籩豆徹薦人祇介祉神惟格思錫祚不已

永和

肅肅清祀烝烝孝思薦享昭備虔恭在茲雍歌徹俎祝嘏陳辭用光武志永固鴻基

賦西漢

本傳云太宗幸洛陽斯草臣植眾池酒而命各賦一事徵賦西漢卒云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微言未嘗不約戒以禮

受降臨輶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暮秋言懷

首夏別京輔杪秋滯三河沈沈蓬萊閣日夕鄉思多霜翦涼階蕙風捎幽渚荷歲芳坐淪歇感此式微歌

述懷一作出
開

中原初還一作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粵。憑弔下東藩。鬱紺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一作雁。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遙。一作逝。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羸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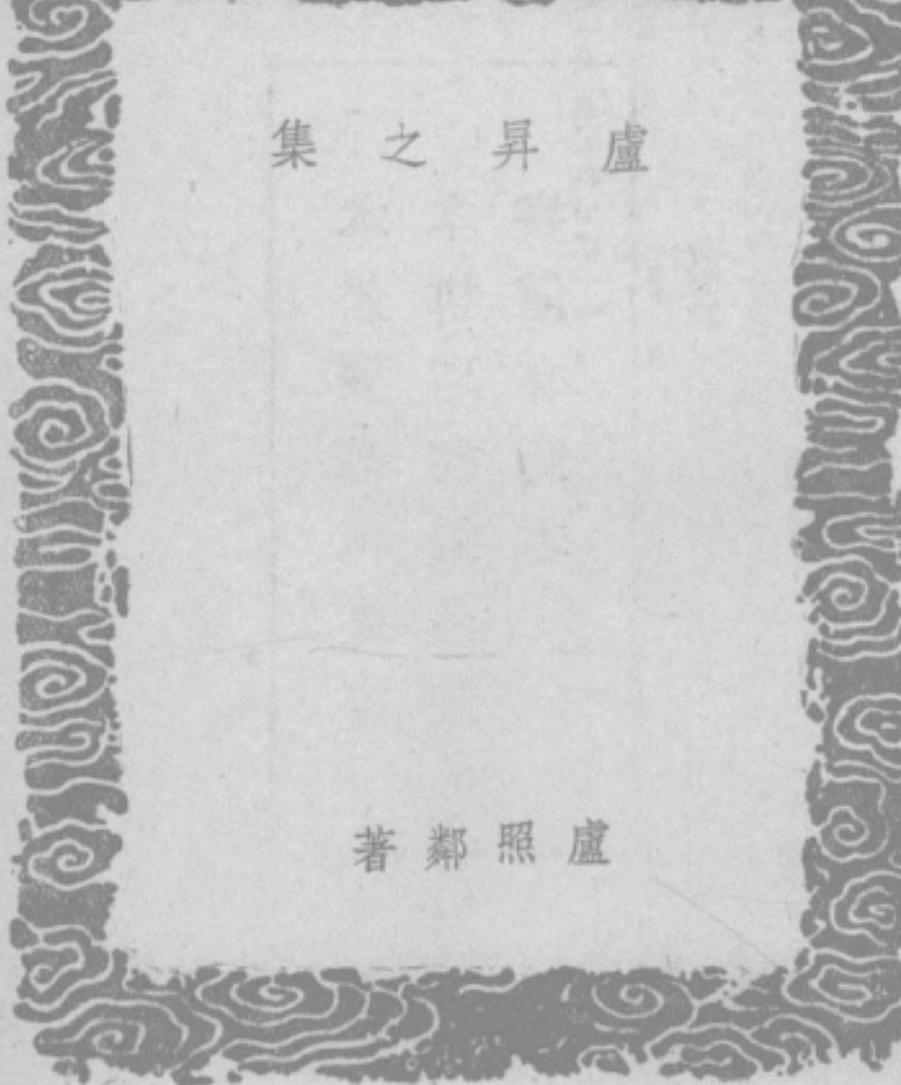
奉和正日臨朝應詔

百靈侍軒后。萬國會塗山。豈如今睿哲。邁古獨光前。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鏘洋鳴玉珮。灼爍耀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庭實超王會。廣樂盛鈞天。旣欣東日戶。東戶日。復詠南風篇。願奉光華慶。從斯億萬年。

謹按唐藝文志。魏徵集二十卷。國朝全唐文作三卷。茲加核對。凡文之已見諫錄者。不復登。仍爲三卷。全唐詩有詩一卷。今錄之。并附刊於諫錄之後。至若諫納元吉妃數條。雖散見各書。而原錄均未載及。豈以其事涉猥褻。而故遺之歟。文貞生隋唐之際。好縱橫之學。其事原不必深論。惟出處大節。不容或昧。若文貞者。責之以不知擇主。則可罪之以輔導無狀。亦可惟謂之爲忘主事仇。則不可。何也。唐之天下。高祖之天下也。唐之百官。高祖之百官也。所任太子洗馬。亦高祖之太子洗馬。建成烏得而私之。雖宮僚府僚。當時皆所自辟。而父在子不得自專。卽君在臣不得有二。奉身而退正也。歸心帝室亦正也。太宗朝命公爲太子太師。承乾之亂。未聞以其事督王而議之也。新書云。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豈或然耶。光緒十三年丁亥五月下旬。王灝謹識。



盧昇之集



盧照鄰著

盧昇之集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唐書文苑傳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羣官曰：「此卽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鄰旣沈痼蠱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爲閩州刺史。

盧昇之集目錄

卷一

賦

秋霖賦

駢鳶賦

窮魚賦并序

雙槿樹賦同崔少監作并序

病梨樹賦并序

樂府

中和樂九章

歌登封第一

歌明堂第二

歌東軍第三

歌南郊第四

歌中宮第五

歌儲宮第六

歌諸王第七

歌公卿第八

總歌第九

卷二

五言古詩

詠史四首

結客少年場行

贈李榮道士

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

和王廩秋夜有所思

望宅中樹有所思

宿晉安寺亭一作

於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贈柳九隴

赤谷安禪師塔

贈益府裴錄事

贈益府羣官

七言古詩

失羣雁序

行路難

長安古意

明月引

懷仙引

五言律詩

劉生

浦頭水

巫山高

芳樹

雨雪曲

- 昭君怨
折楊柳
梅花落
關山月
上之回
紫骝馬
戰城南
十五夜觀燈
入秦川界
文翁講堂
相如琴臺
石鏡寺
辛司法宅觀妓
春晚山莊率題二首
江中望月

元日述懷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還京贈別

至陳倉曉晴望京邑

晚渡滹沱敬贈魏大

和吳侍御被使燕然

七夕泛舟二首

送梓州高參軍還京

大劍送別劉右史

卷三

五言排律

同臨津紀明府孤雁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送鄭司倉入蜀

蘇州官池贈別同賦灣字

還赴蜀中貽示京邑遊

和夏日幽莊

山莊休沐

山林休日田家

宴梓州南亭得池字

山行寄劉李二參軍

首春貽京邑文士

贈許左丞從駕萬年宮

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

騎臥山中

酬張少府東之

過東山谷口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老

哭金部韋郎中

哭明堂裴主簿

同崔錄事哭鄭員外

至望喜觸目言懷貽劍外知己

早度分水嶺

三月曲水宴得尊字

五言絕句

登玉清

曲池荷

洛浪鳥

臨塔竹

含風蟬

葭川獨泛

送二兄入蜀

宿元武二首

九龍津集

遊昌化山精舍

虛昇之集 目錄

七言絕句

登封大酺歌四首

九月九日登元武山

卷四

騷

五悲并序

悲才難

悲窮道

悲昔遊

悲今日

悲人生

獄中學騷體

卷五

騷

釋疾文并序

粵若

悲夫

命曰

卷六

序

駢馬都尉喬君集序

南陽公集序

樂府雜詩序

宴梓州南亭詩序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七日縣州泛舟詩序

楊明府過訪詩序

對問

對蜀父老問

卷七

虛昇之集 目錄

書

與在朝諸賢書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

讚

相樂夫人檀龕讚

益州長史胡樹禮爲亡女造畫讚

碑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盧昇之集卷一

賦

秋霖賦

唐 范陽盧照鄰著

覽萬物兮竊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若乃千井埋煙百塵涵潦青苔被壁綠萍生道於時巷無人跡林無鳥聲野陰霾而因一本無晦山幽曠而不明長塗未半茫茫漫漫莫不埋輪據鞍銜悽茹歎借如尼父去魯圍陳畏匡將餓不爨欲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逢漢陰與楚狂長櫛風而沐雨永栖栖以遑遑及夫屈平旣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國之長楸見元雲之四起嗟乎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別雁銅柱辭燕關山天骨霜木露一本無凋年眺窮陰兮斷地看積水分連天別有東國儒生西都才客屋滿鉛槧家虛僧石茅棟淋淋蓬門寂寂蕪碧草於園徑聚綠塵於庖斂玉爲粒兮桂爲薪堂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有能鳴之雁書成已泣之麟覩皇天之淫溢孰不閼坐而含翫已矣哉若夫繡縠銀鞍金杯玉盤坐臥珠璧左右羅紝流酒爲海積肉爲巵視襄陵而一本無與昏蟄曾不輟乎此歡豈知乎堯禹之腥瘠而孔墨之艱難

馴鳶賦

盧昇之集 卷一

孕天然之靈質。稟大塊之奇工。嘴距足以自衛。毛羽足以凌風。懷九圍之遠志。託萬里之長空。陰雲低而含紫。陽景升而帶紅。經過巫峽之下。惆悵彭門之東。既而摧頽短翮。寥落長想。忌蒙莊之見欺。哀武溪之莫往。進謝扶搖之力。退慙歸昌之響。腐食多懼。層巢無像。屈猛性以自馴。抱愁容而就養。於是傍曉德門。言棲仁路。不踐高梁之屋。翔止吾人之樹。聽羣鳴一作。雞於月曉。侶羣雀一作鵠。於星暮。狎蘭砌之高低。翫荆屏之新故。循廣庭之一息。歷長檐而徑度。若乃風去雨還。河移月落。徘徊亂於雙燕。鳴舞均乎獨鶴。乍嘯聚於霞莊。時追飛於雲閣。荷大德之純粹。將輕姿之陋薄。思一報之無階。欣百齡之有託。

窮魚賦并序

余曾有橫事被拘。爲羣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竊感趙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之篇首云。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洗淨月浦。涵丹錦津。映紅蓮而得性。戲碧浪以全身。宕而失水。屆於陽瀨。漁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黨。鳬趨雀躍。風馳電往。競下任公之釣。爭陳豫且之網。蠻蟻見而甘心。猿狹聞而抵掌。於是長舌利嘴。曳輪爭鉤。拖鬢挫鬚。撫背扼喉。動搖不可。騰躍無由。有懷纖潤。甯望洪流。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予爲鯤也。與是遊乎。自予羽化之子。其孤俄。撫翼而下。負之而趨。南浮七澤。東汎五湖。是魚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漁者猶恨望於泥塗。

雙槿樹賦同崔少監作并序

日昨於著作局見諸著作競寫雙槿樹賦。蓬萊山上卽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祕寶金懸秦市揚子見而無言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棘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凋花翦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渠之故事得槿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丹青祕府者也若布衣藜杖巖栖藿食居周室一作當時而非史吏一作處漢代而無田學涉蕪淺文多瞽漏陋一作宜其屏竄用其靜默蓋窮而思達人之情也卑而應高物之理也故疾雷作而蟄蟲飛浮雲興而石碣潤不可廢也雖云聖朝多士而公實居之草澤有人亦國家之美事也故復獎刷芻鄙作雙槿樹賦詞義猥薄退增慙覩賦曰

方丈蓬萊邈矣悠哉芸局石室圖天揆日若乃羲和掌日太史觀星銅渾玉策寶筭金銘地則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芳薌鬱鬱亭亭徒觀其兩砌分植雙階並耀葉鍤五衢榮分四照紛廣庭之靉靆隱重廊之窈窕青陸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笑紫萼紅蕤玉葉蒼枝露華的爍風色徘徊采桑照灼婀娜隈絛迫而視之鳴環動佩歌扇開遠而望之連珠合璧星漢迴狀仙人之羽蓋疑佚女之瑤臺寂寞攸利柄開此地委命卷舒隨時榮悴外無嬰天之禍內有逍遙之致朝朝暮暮落復開歲歲年年紅以翠若夫遊蜂戲蝶封其萼輕烟弱霧絡其條去不謂之損來不謂之饒故能出君子之殊俗入詩人之舊謠齊顯昧於兩曜效生死於一朝同喪我之非我固雖凋而不凋一作別有亭伯儒門令思詩友翰苑曠其吞夢文鋒高而照斗詠蕪滋之朝夕悲積薪之先後縟繡起於緹紝煙霞生於灌莽豈與巖幽弱條洞底枯松徒冒霜而停雪空集鳳而吟龍詎得奉仙闕之廣價連筆匠之爲容已矣哉東方生聞而歎曰故年花落不

留人今年花發非故春倏兮夕阻忽兮朝新侏儒何功兮短飽曼倩何負兮長貧聊寄詞於庭樹倘有感於平津

病梨樹賦并序

癸酉之歲余臥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君思邈居之君道洽今古學有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
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飛鍊石之奇洗胃腸之妙則其甘公洛下閔安期先生扁鵲之儕也自云開皇辛丑歲生今年九十三一作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矣共語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也然猶視聽不衰神形甚茂可謂聰明博達不死者矣余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椿菌之性何其遼哉於時天子避暑甘泉選亦微詣行在余獨臥病茲邑閑寂無人伏枕十旬閉門三月庭無衆木唯有病梨樹一株圍纏數握高僅盈丈花實憔悴似不任乎歲寒枝葉零丁絕縛有意乎朝暮嗟乎同託根於膏壤俱稟氣於太和而修短不均榮枯殊質豈賦命之理得之自然將資生之化有所偏及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有感於懷賦之云爾

天象平運方祇廣植挺芳桂於月輪橫扶桑於日域建木聳靈邱之上蟠桃生巨海之側細葉枝連洪柯條直齊天地之一指任鳥兔之棲息或垂陰萬畝或結子千年何偏施之雨露何獨厚之風煙愍茲珍木離離幽獨飛茂實於河陽傳芳名於金谷紫澗稱其殊旨元光表其仙族爾生何爲零丁若斯無輪桷之

可用無梁棟之可施。進無達於斤斧。退無就於班倕。無庭槐之生意。有巖桐之死枝。爾其高纏數仞。圍僅
盈尺。修幹罕雙。枯條每隻。葉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鳥怨其巢危。秋蟬悲其翳窄。怯衝飄之搖落。忘炎景之
臨迫。既而地歇蒸霧。天收耀靈。西秦明月。東井流星。憔悴孤影。徘徊直形。狀金莖之的的。疑石柱之亭亭。
若夫西海夸父之林。南海蚩尤之樹。莫不靡霄拂日。藏雲吐霧。別有橋邊朽柱。天上靈槎。年年歲歲。無葉
無花。榮辱兩齊。吉凶同軌。甯守雌以外喪。不修裸而內否。亦猶縱酒高賢。佯狂君子。爲其胞合。置其憂喜。
生非我生物。謂之生死。非我死。谷神不死。混彭殤於一觀。庶筌蹄於茲理。

樂府

中和樂九章

歌登封第一

炎圖喪寶。黃麻開璫。祖武類帝。宗文配天。玉鑾垂日。翠華凌煙。東雲千呂。南風入絃。山稱萬歲。河慶千年。
金繩永結。璧麗長懸。

歌明堂第二

穆穆聖皇。雍雍明堂。左平右城。上圓下方。調均風雨。制度陰陽。四窗八達。五室九房。南通夏火。西瞰秋霜。
天子臨御。萬玉鏘鏘。

歌東軍第三

遐哉廟路。赫矣台臣。橫戈礪石。倚劍浮津。風邱拂蕩。日域清塵。島夷復祀。龍伯來賓。休兵寓縣。獻馘天闢。旆海凱入。耀輝震震。

歌南郊第四

虔郊上帝。肅事圓丘。龍駕四牡。鸞旗九旂。鐘歌晚引。紫燭高浮。日麗蒼璧。雲飛鳴珠。皇之慶矣。萬歲千秋。
歌中宮第五

群遊沙麓。慶洽瑤衣。黃雲晝聚。白氣宵飛。居中履正。稟和體微。儀刑赤縣。演教椒闈。陶鈞萬國。丹青四妃。河洲在詠。風化攸歸。

歌儲宮第六

波澄少海。景麗前星。高祿誕聖。甲觀昇靈。承規翠所。問寢瑤庭。宗儒側席。問道橫經。山賓皎皎。國胄青青。黃裳元吉。邦家以甯。

歌諸王第七

星陳帝子。嶽列天孫。義光帶礪。象著乾坤。我有明德。利建攸存。苴以茅社。錫以犧尊。藩屏王室。翼亮堯門。八才兩獻。夫何足云。

歌公卿第八

蹇蹇三事。師師百寮。羣龍在職。振鶩盈朝。豐金輝首。佩玉鳴腰。青蒲翼翼。丹地翹翹。歌雲佐漢。捧日匡堯。

天工人代邈邈昭昭

總歌第九

明明天子兮聖德揚。穆穆皇后兮陰化康。登若木兮坐明堂。池濛汜兮家扶桑。武化偃兮文化昌。禮樂昭兮股肱良。君臣已定兮君永無疆。顏子更生兮徒皇皇。若有人兮天一方。忠爲衣兮信爲裳。餐白玉兮飲瓊芳。心思荃兮路阻長。

盧昇之集卷二

五言古詩

詠史四首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
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
幸逢膝將軍，兼遇曹邱生。
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
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
廷議斬樊噲，羣公寂無聲。
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
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
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
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
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
捐生不肯拜，視死真若休。
歸來教鄉里，董蒙遠相求。
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
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
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儕。
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
偉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

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
玉帛委奄尹，斧鏽嬰搢紳。
邈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真。
雍容謝朝廷，談笑獎人倫。
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爲親。
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
沖情甄負餌，重價折角巾。
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
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

公業負奇志，交結盡才雄。
良田四百頃，所食常不充。
一爲侍御史，慷慨說何公。
何公何爲敗，吾謀適不同。
仲穎恣殘忍，廢興良在躬。
死人如亂麻，天子如轉蓬。
干戈及黃屋，荆棘生紫宮。
鄭生運其謀，將以清國戎。
時來命不遂，脫身歸山東。
凜凜千載下，穆然懷清風。

結客少年場行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才雄。玉劍浮雲騎。金鞭明月弓。鬪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上。虜騎入雲中。烽火夜似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己。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朔霧。鳥陣捲胡風。追奔瀚海咽。戰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贈李榮道士

錦節銜天使。瓊仙駕羽君。投金翠山曲。奠璧清江濱。圓洞開丹鼎。方壇聚絳雲。寶賁一作 賦幽難識。空歌迴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佐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遙看八會所。真氣曉氛氛。一作氣

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

躋一作踰險方未夷。乘春聊骋望。落花赴丹谷。奔流下青嶂。一作障 萎蕤曉雜一作雜 樹滋。滉瀔春江漲。平川看釣侶。狹逕聞樵唱。蝶戲綠苔前。鶯歌白雲上。耳目多異賞。風煙有奇狀。峻阻埒長城。高標吞巨舫。聯翩事羈勒。辛苦勞疲恙。夕濟幾潺湲。晨登每惆悵。誰念復芻狗。山河獨偏喪。

和王處秋夜有所思

寂一作秋。寂南軒夜。悠然懷所知。長河落雁苑。明月下鯨池。鳳臺有清曲。此曲何人吹。丹唇間玉齒。妙響入雲涯。窮巷秋風葉。空庭寒露枝。勞歌欲有和。星曆已將垂。

望宅中樹有所思

我家有庭樹，秋葉正離離。上舞雙棲鳥，中秀合歡枝。勞思復勞望，相見不相知。何當共攀折，歌笑北堂垂。

宿晉安寺亭

一作

聞有絃歌地，穿盤本多奇。遊人試一覽，隙叢果忘疲。牕橫暮捲落，葉簷古生枝。舊石開紅蘚，新荷覆綠池。孤猿稍斷絕，宿百鳥復參差。汎灑月華曉，徘徊星鬢垂。今日刪書客，悽惶君詎知。

於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贈柳九隴

提琴一萬里，負書三十年。晨攀偃塞樹，暮宿清冷泉。翔禽鳴我側，旅獸過我前。無人且無事，獨酌還獨眠。遙聞彭澤宰，高弄武城絃。形骸寄文墨，意氣託神仙。我有壺中要，題爲物外篇。將以貽好道，道遠莫致旃。相思勞日夜，相望阻風煙。坐惜春華晚，徒令客思懸。水去東南地，氣凝西北天。關山悲蜀道，花鳥憶秦川。天子何時問，公卿本亦不。一作憐自哀邊自樂，歸藪復歸田。海屋銀爲棟，雲車電作鞭。倘遇鸞將鶴，誰論鶩與蟬。菜洲頻度淺，桃實幾成圓。寄言飛鳧鳥，歲晏同共。一作聯翩

赤谷安禪師塔

獨坐巖之曲，悠然無俗氛。一作粉酌酒呈丹桂，思詩贈白雲。烟霞朝晚聚，猿鳥歲四時。一作聞水華競鑛，秋色山翠含夕曛。高談十二部，細覈五千文。如如數冥昧，生生理氤氳。古人有糟粕，輪扁情未分。且當事芝朮，從吾所好云。

贈益府裴錄事

忽忽歲云暮，相望限風烟。長歌欲對酒，危坐遂停絃。停絃變霜露，對酒懷朋故。朝看桂蟾晚，夜聞鴻雁度。鴻度何時還，桂晚不同攀。浮雲映丹壑，明月滿青山。青山雲路深，丹壑月華臨。耿耿離憂積，空令星鬢侵。

贈益府羣官

一鳥自北燕，飛來向西蜀。單棲劍門上，獨舞崑崙一作山足。昂藏多古貌，哀怨有新曲。羣鳳從之遊，問之何所欲。答言寒鄉子，飄颻萬餘里。不息惡木枝，不飲盜泉水。常思稻粱遇，願棲梧桐樹。智者不我邀，愚夫余不顧。所以成獨立，耿耿歲云暮。日夕苦風霜，思歸赴洛陽。羽翮毛衣短，關山道路長。明月流客思，白雲迷故鄉。誰能借風便，一舉凌蒼蒼。

七言古詩

失羣雁并序

溫縣明府以雁詩垂示，余以爲古之郎官出宰百里，今之墨綬入應千官，事止雁行，未宜傷嘆。至如羸臥空巖者，乃可爲失羣慟耳。聊因伏枕多暇，以斯文應之。

三秋北地雪體體，萬里南翔渡海來。欲隨石燕沈湘水，試逐銅烏繞帝臺。帝臺銀闕距金塘，中間鶴鷺已成行。先過上苑傳書信，暫下中州戲稻梁。虞人負繳來相及，齊客虛弓忽見傷。毛翎頻頓一作憊，飛無力。羽翮摧頽君不識，唯有莊周解愛鳴。復道郊歌一作重奇色，惆悵驚思悲未已。徘徊自憐中悶極，傳聞有

鳥集朝陽距勝仙。鳧通帝鄉雲間海上應鳴舞。遠得鵠絃猶獨撫。金龜全寫中車印。玉鵠當變萊蕪釜。願君弄影鳳凰池。時憶籠中摧折羽。

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枯木橫槎臥古田。昔日含紅復含紫。當時留霧亦留煙。春景春風花似雪。香車玉輶恆闌咽。若箇遊人不競攀。若箇倡家不來折。倡家寶袜蛟龍轂。公子銀鞍千萬騎。黃鸝一一向花嬌。青鳥雙雙將子戲。千尺長條百尺枝。月丹一作桂星一作青榆相蔽虧。珊瑚葉上鶯鶯鳥。鳳凰巢裏雛鶼兒。巢傾枝折鳳歸去。條枯葉落任狂一作風吹。一朝憔悴無人問。萬古摧殘君距知。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誰家能駐西山日。誰家能堰東流水。漢家陵樹滿秦川。行來行去盡哀憐。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擬榮華一萬年。不見朱唇將玉貌。唯聞青棘與黃泉。金貂有時須換酒。美酒一作換玉座恆一作但搖莫計錢。寄言坐客神仙署。一生一死交情處。蒼龍閣下君不留。白鶴山頭我應去。雲間海上邈難期。亦心會合在何時。但願堯年一百萬。長作巢由也不辭。

長安古意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遊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廳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

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織初月上。鵝黃鵝黃粉白車中出。舍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倡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栖。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幃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倡家桃李蹊。倡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囁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鵝鶴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生。一作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卽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明月引

洞庭波起兮鴻雁翔。風瑟瑟兮野蒼蒼。浮雲卷靄兮明月流光。荆南兮趙北。碣石兮瀟湘。澄清規於萬里。照離思於千行。橫桂枝於西第。繞菱花於北堂。高樓思婦飛蓋君王。文姬絕域侍子他鄉。見胡鞍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試登高而騁極。一作目莫不變而迴腸。

懷仙引

若有人兮山之曲。駕青虬兮乘白鹿。往從之遊顧心足。披礪戶訪巖軒。石瀨潺湲橫石徑。松蘿霏靄掩松

門下空濛而無鳥。上峻巖而有猿。懷飛闊度飛梁。休余馬於幽谷。掛余冠於夕陽。曲復曲兮煙莊遠行。復行兮天路長。修途杳其未半。飛雨忽以茫茫。山塊軋磴連。攀石壁而無據。沂泥溪而不前。向無情之白日。竊有恨於皇天。迴行遼故道。通川逼流潦。回首望羣峯。白雲一作雪。正溶溶珠爲闕。兮玉爲樓。青雲蓋兮紫霜霞。一作裘。天長地久時相憶。千齡萬代一來遊。

五言律詩

劉生

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刀。一作鞘。黃金鏤飾。一作纏。但令一顧重。不憚百身輕。

鼈頭水

鼈坂高無極。征人一望鄉。故鄉一作望。關河別去水。沙塞斷歸腸。馬繫千年樹。旌懸九月霜。從來共嗚咽。皆是爲勤王。

巫山高

巫山望不極。望望下朝氛。一作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驚濤亂水脈。驟雨暗峯文。霑裳衣。一作霑裳衣。即此地。況復遠思君。

芳樹

芳樹本多奇。年華復在斯。結翠成新幄。開紅滿故枝。風歸花聲。一作歷亂日度影參差。容色朝朝落。思君君不知。

雨雪曲

虜騎三秋入。關雲萬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漢月明。高闕銀爲闕。長城玉作城。節旄零落盡。天子不知名。昭君怨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隨玉輦。形影向金微。一作微漢地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

折楊柳

倡樓啓曙屏。楊柳正依依。鶯啼知歲隔。條變識春歸。露葉凝愁黛。風花落亂一作舞衣。攀折將安寄。一作寄聊軍中音一作音。信稀。

梅花落

梅嶺花初發。天山雪未開。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迴。因風入舞袖。雜粉向妝臺。匈奴幾萬里。春至不知來。

關山月

塞垣通碣石。一作虜障陣。抵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正孤懸。影移金岫北。光斷玉門前。寄書謝中婦。一作寄愁時。看鴻雁天。

上之回

回中道路險，蕭關烽候多。五營屯右_{一作地}，萬乘出西河。
單于拜玉璽，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風橫大歌。

紫骝馬

驥馬照金鞍，轉戰入皋蘭。塞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
雪暗鳴珂重，山長噴玉難。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

戰城南

將軍出紫塞，冒頓在烏貳。_笳喧雁門北，陣翼龍城南。
彌弓夜宛轉，鐵騎曉驛驛。應須駐白日，爲待戰方酣。

十五夜觀燈

錦里開芳宴，蘭缸點早年。_綺彩遙分地，繁光遠綴天。
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懸。別有千金笑，來映九枝前。

入秦川界

陘阪長無極，蒼山望不窮。_{石徑}縈疑斷，回流映似空。
花開綠野霧，鶯鳴紫巖風。春芳勿遽盡，留賞故人同。

文翁講堂

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_{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
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相如琴臺

聞有雍容地，千年無四鄰。_{園院}風煙古，池臺松櫟春。_雲疑作賦，客月似影_{一作花}。
聽琴人寂寂，啼鶯_{一作鳥}處。

空傷遊子神。

石鏡寺

古墓芙蓉塔。神銘神一作明。松柏烟。鸞沈仙鏡底。花沒梵輪前。銖衣千古佛。寶月兩重圓。隱隱香臺夜。鐘聲徹九天。

辛司法一作法司宅觀妓

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裙。隨鳳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落。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山頽。

春晚山莊率題二首

顧步三春晚。田園四望通。遊絲橫惹樹。戲蝶亂依叢。竹懶偏宜水。花狂不待風。唯餘詩酒意。當了一生中。田家無四鄰。獨坐一園春。鶯啼非選樹。魚戲不驚綸。山水彈琴盡。風花酌酒頻。年華已可樂。高興復留人。

江中望月

江水向涔陽。澄澄寫月光。鏡圓珠溜徹。弦滿箭波長。沈鉤搖兔影。浮桂動丹芳。延照相思夕。千里共溶裳。

元日述懷

筮仕無中秩。歸耕有外臣。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草色迷三徑。風光動四鄰。願得長如此。年年物候新。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前飛暮雨。梁上下輕塵。治服看疑畫。妝樓望似春。高車勿遽返。長袖欲相親。

還京贈別

風月清江夜。山水白雲朝。萬里同爲客。三秋契不凋。戲鳧分斷岸。歸騎別高標。一去仙橋道。還望錦城遙。

至陳倉曉晴望京邑

拂曙驅飛傳。初晴帶曉涼。露斂長安樹。雲歸仙帝鄉。澗流漂素沫。巖景靄朱光。今朝好風色。延瞰極天莊。

晚渡滹沱敬贈魏大

津谷朝行遠。冰川夕望曛。霞明深淺浪。風卷去來雲。澄波泛月影。激浪聚沙文。誰忍仙舟上。攜手獨思君。

和吳侍御被使燕然

春歸龍塞北。騎指雁門垂。胡笳折楊柳。漢使採燕支。戍城聊一望。花雪幾參差。關山有新曲。應向笛中吹。

七夕泛舟二首

汀葭肅徂暑。江樹起初涼。水疑通織室。舟似泛仙潢。連橈渡急響。鳴棹下浮光。日晚菱歌唱。風烟滿夕陽。

鳳杼秋期至。鳧舟野望開。微吟翠塘側。延想白雲隈。石似支機罷。槎疑犯宿來。天潢殊漫漫。日暮獨悠哉。

送梓州高參軍還京

京洛風塵遠。裏斜煙霧露一作深。北遊君似智。南飛我異禽。別路琴聲斷。秋山猿鳥吟。一乖青巖酌。空佇白

雲心

大劍送別劉右史

金碧崑山遠，關梁蜀道難。相逢屬晚歲，相送動征鞍。地咽縣川冷，雲凝劍閣寒。倘遇忠孝所，爲道憶長安。

盧昇之集卷三

五言排律

同臨津紀明府孤雁

三秋違北地，一作万里向南翔。
河洲花稍白，關塞葉初黃。
避繳風霜勁，懷書道路長。
水流疑箭動，月照似弓傷。
橫天無有陣，度海不成行。
會刷能鳴羽，還赴上林鄉。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
相看萬餘里，其倚一征蓬。
零雨悲王粲，清尊別孔融。
徘徊聞夜鶴，悵望待秋鴻。
骨肉胡秦外，風塵關塞中。
唯餘劍鋒在，耿耿氣成虹。

送鄭司倉入蜀

離人丹水北，游客錦城東。
別意還無已，一作客恨無已。
離憂自不窮，隴雲朝結陣。
江月夜臨空，關塞疲征馬。
霜氣落早鴻，潘年三十外。
蜀道五千中，送君秋水曲。
酌酒對清風。

蘇州官池贈別同賦澗字

輶軒遵上國，仙佩下靈雲。
一作關尊酒方無地，聯縵喜暫攀。
離言欲贈策，高辯正連環。
野徑浮雲斷，荒池春草斑。
殘花落古樹，度鳥入澄澗。
欲敍他鄉別，幽谷有蘇蠻。

還赴蜀中貽示京邑遊好

禁宿花初滿，草臺柳向一作倚飛。如何正此日，還望一作喜昔多違。
恨別風期阻，將乖雲會稀。斂衽辭丹闕，懸旗陟翠微。

野禽喧戍鼓，春草變征衣。回顧長安道，關山起夕霏。

和夏日幽莊

聞有高蹤客，耿介坐幽莊。林壑人事少，風煙鳥路長。澤水含秋氣，垂藤引夏涼。苗深全覆隴，荷上半侵塘。
釣渚青鳧沒，村田白鷺翔。知君振奇藻，還嗣海隅芳。

山莊休沐

蘭署乘閒日，蓬屏狎遁樓。龍柯疎玉井，鳳葉下金堤。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亭幽聞唳鶴，窗曉聽鳴雞。
玉軫臨風奏，瓊漿映月攜。田家自有樂，誰肯謝青谿。

山林休日田家

歸休乘暇日，儘稼返秋場。徑草疏王蕡，巖枝落帝桑。耕田虞訟寢，鑿井漢機忘。戎葵朝委露，齊棗夜含霜。
南澗泉初冽，東籬菊正芳。還思北窗下，高臥偃羲皇。

宴梓州南亭得池字

一條開勝跡，大隱叶沖規。亭閣分危岫，樓臺遶曲池。長薄秋煙起，飛梁古蔓垂。水鳥翻荷葉，山蟲咬交一作交。

山行寄劉李二參軍

萬里烟塵客。三春桃李時。事去紛無限。愁來不自持。狂歌欲嘆鳳。失路反占龜。草礪人行緩。花繁鳥度遲。彼美參卿事。留連求友詩。安知倦遊子。兩鬢漸如絲。

首春貽京邑文士

寂寂罷將迎。門無車馬聲。橫琴答山水。披卷閱公卿。忽聞歲云晏。倚仗出簷楹。寒辭楊柳陌。春滿一作鳳皇城。梅花扶院吐。蘭葉繞階生。覽鑑改容色。藏書留姓名。時來不假問。生死任交情。

贈許左丞從駕萬年宮

聞道上之回。詔蹕下蓬萊。中樞移北斗。左轄去南臺。黃山聞鳳笛。清蹕侍龍媒。曳日朱旗卷。參雲金障開。朝驂五城柳。夕宴柏梁杯。漢時光如月。秦祠聽似雷。寂寂芸香閣。離思獨悠哉。

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

我行背城闕。驅馬獨悠悠。寥落百年事。徘徊萬里憂。途遙日向夕。時晚鬢將秋。滔滔俯東逝。耿耿泣西浮。長虹掩釣浦。落雁下星洲。草變黃山曲。花飛清渭流。迸水驚愁鶴。騰沙起狎鷗。一赴清泥道。空思元灞遊。

羈臥山中

臥慙迷時代。行歌任死生。紅顏意氣盡。白璧故交輕。澗戶無人跡。山牕聽鳥聲。春色綠巖上。寒光入溜平。雪盡松帷暗。雲開石路明。夜伴餓鼯宿。朝隨馴雉行。度溪猶憶處。尋洞不知名。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

扣壘一作鐘鳴天鼓燒香厭地精倘遇過一作浮邱鶴飄飄飄淒太清。

酬張少府東之

昔余與夫子相遇漢川陰珠浦龍猶臥檀溪馬正沈價重瑞山曲詞驚丹鳳林十年睽賞慰萬里隔招尋豪翰風期阻荆衡雲路深鵬飛俱望昔蠻屈共悲今誰謂青衣道還歎白頭吟地接神仙砌江連雲雨岑飛泉如散玉落日似懸金重以瑤華贈空懷舞詠心

過東山谷口

不知名利險辛苦滯皇洲始覺飛塵倦歸來事綠疇桃源迷處所桂樹可淹留跡異人間俗禽同海上鷗古苔依井被新乳傍崖流野老堪成鶴山神或化鳩泉鳴碧澗底花落紫巖幽日暮浪蘊殼天寒御鹿裘不辨秦將漢甯知春與秋多謝青溪客去去赤松遊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故一作老

薊北三千里關西二十年馮唐猶在漢樂毅不歸燕人同黃鶴遠鄉共白雲連郭隗池臺處昭王樽酒前故人當已老舊墾幾成田紅顏如昨日霜衰一作鬢似秋天西蜀橋應毀東周石尚全灞池水猶綠榆關月早圓塞雲初上雁庭樹欲銷蟬送君之舊國揮涕獨潸然

哭金部韋郎中

金曹初受拜玉地始含香翻同五日尹遽見一星亡賀客猶扶路哀人遂上堂歌筵長寂寂哭位自日一作日

蒼蒼歲時賓徑斷，朝暮雀羅張。舊留魏主閣，魂掩漢家牀。徒令永平帝，千載罷搔郎。

哭明堂裴主簿

繩歎三十載，通家數百年。潘楊稱代穆，秦晉忝姻連。風雲洛陽道，花月茂陵田。相悲共相樂，交騎復交筵。始謂調金鼎，如何掩玉泉。黃公酒壚處，青眼竹林前。故琴無復雪，新樹但生烟。遽痛蘭襟斷，徒令寶劍懸。客散同秋葉，人亡似夜川。送君一長慟，松臺路幾千。

同崔錄事哭鄭員外

文學秋天遠，郎官星位尊。伊人表時彥，飛譽滿司存。楚席光文雅，瑤山侍討論。鳳詞凌漢閣，龜辦罩周園。已陪東轍駕，將逝北溟鯤。如何萬化盡，空歎九飛魂。白馬西京驛，青松北海門。夜臺無曉箭，朝奠有虛尊。一代儒風沒，千年隴霧昏。梁山送夫子，湘水弔王孫。僕本多悲淚，沾裳不待猿。聞君絕絃曲，吞恨更無言。

至望喜觸目言懷貽劍外知己

聖闇夷九折，神化掩三分。緘愁赴蜀道，題拙奉虞薰。隱嶙度深谷，遙裊一作奇上高雲。碧流遞縈注，青山互糾紛。澗松咽風緒，巖花濯露文。思北常依馭，圖南每喪羣。一本無以上四句，無由召宣室，何以答吾君。

早度分水嶺

丁十一年遊蜀道，班鬢一作萬向長安。徒費周王粟，空彈漢吏冠。馬蹄穿欲盡，貂裘敝一作。轉寒層冰橫九折，積石凌七盤。重谿既下漱，峻峯亦上干。隴頭聞戍鼓，一作外咽飛湍。瑟瑟松風急，蒼蒼山月圓。傳

語後來者斯路誠獨難。

三月曲水宴得尊字

風煙彭澤里。山水仲長園。由來棄銅墨。本自重琴尊。高情邈不嗣。雅道今復存。有美光時產。養德坐山樊。門開芳杜徑。室距桃花源。公子黃金勒。仙人紫氣軒。長懷去城市。高詠狎蘭蓀。連沙飛白鷺。孤嶼噓元猿。日影巖前落。雲花江上翻。興闌車馬散。林塘夕鳥喧。

五言絕句

登玉清

絕頂橫臨日。孤峯半倚天。徘徊拜真老。萬里見風煙。

曲池荷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

洛浪鳥

獨舞依盤石。羣飛動輕浪。奮迅碧沙前。長懷白雲上。

臨塔竹

封霜連錦砌。防露拂瑤塔。聊將饑鳳質。暫與俗人諧。

含風蟬

高情臨爽月，急響送秋風。
獨有危冠意，還將衰鬢同。

葭川獨泛

倚棹春江上，橫舟石岸前。
山暝行人斷，迢迢獨泛仙。

送二兄入蜀

關山客子路，花柳帝王城。
此中一分手，相顧憐無聲。

宿元武二首

方池開曉色，圓月下秋陰。
已乘千里興，還撫一絃琴。

庭搖北風柳，院繞南溟禽。
累宿思方重，窮秋嘆不深。

九隴津集

落落樹陰繁，澄澄水華碧。
復有翻飛禽，徘徊疑曳舄。

遊昌化山精舍

寶地乘峯出，香臺接漢高。
稍覺真途近，方知人事勞。

七言絕句

登封大酺歌四首

明君封禪日重光，天子垂衣厯數長。
九洲四海常無事，萬歲千秋樂未央。

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瑞雪照龍衣。繁絃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歎未歸。
翠鳳逶迤登介邱。仙鶴徘徊天上遊。借問乾封何所樂。人皆壽命得千秋。
千年聖主應昌期。萬國淳風王化基。請比上古無爲代。何如今日太平時。

九月九日登元武山

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

盧昇之集卷四

騷

五悲并序

自古爲文者多以九七爲題目，乃有九歌、九辯、九章、七發、七啓。其流不一，余以爲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章。常一作禮有五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在天地之數。今造五悲，以伸萬物之情，傳之好事耳。

悲才難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遠父母之宗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甯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嵇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邱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斷足，史記脩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銳於前代，終抱痛於今日。別有漢陽計一作計，一作計。援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雖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患。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鉗楊墨之辯口。爲書爲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頽綱於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蠹於泥沙，竟龍鍾於塵垢。异乎嵇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君公一作公，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咸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微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岳

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則官止於邑丞。何異夫操太
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玉騏兮聘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
曰呆。之余之季兮曰昂。之呆也。呆呆兮如三足之鳥。昂也。昂昂焉如千里之駒。呆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
一代之和。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陪珠。竝蘭馨兮桂馥。俱龍駒兮鳳雛。生於戰國。則管樂之
器。長於闕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衿兮時向晚。黃
黃我綬兮鬢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
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所悲。童子尚知其不可。矧衡鏡與蓍龜。故曰。至道之精。宵宵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焚符破壘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捩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婁之目。而天下始明。然後
除其矯點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胞胞。凡聖胎合賢愚。淆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
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
於田園。彼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牟狸
之勤。多些一作。倚長巖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臥。見城市以盈虛。若蚊蟲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由滿野。不知
稷离之尊。周召益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贊堵。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
一仁一義。柴也來兮由也臨。一忠一孝。微子去之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旣焚兮

胥既溺桀亦放兮文亦拘。笙簧六籍則秦谷有坑儒之痛。黼藻百行則漢家有烹錮之誅。鄴都傾覆飛禍
總於高鼻。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嗟呼蹀嘶口含天憲。睚眥芥屍僵路隔。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
存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寂而生。甯唯混沌無用
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蘧伯玉卷兮長卷。甯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荆。園有鳥兮鳥有鵠。鵠其鳴矣。
思諸兄矣。荆其頓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桂。隰有棠棣。枝韻蕤兮相穆。葉翩翩兮相翳。天之生我。胡甯不惠。
何始吉兮初征。悲終凶於未濟。

悲窮道

二悲曰。流淚公子傷心久之。歷萬古以抽恨。橫八荒而選悲。有幽巖之臥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
嶇。足聯蹬以繙釐。悄悄兮忽愴。眇眇兮惆悵。迢遙兮獨塞。淹留兮空谷。天片片而雲愁。山幽幽而谷哭。露
垂泣於曲草。風含悲於拱木。徒觀其頂集飛塵。尻埋積雪。骸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萎隨。五官缺皮。襞
積而千皺。衣聯塞而百結。毛落鬢一作蠶。禿無叔子之明眉。脣亡齒寒。有張儀之羞舌。仰而視晴。翳其若瞢。
俯而動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居也不翫。其所狎也非人。古樹爲伴。朝霞作鄰。
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垠。松門草合石路苦新。公子方撫其背而曳其裾。曰。子非有唐之文士。歟燕
地之高門。歟昔也子之少。則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中。不足言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
論其時。每兢兢於暗室。恆詬詬於明時。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楊之詞。痛私門

之禍速。惜公車之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鱗傷羽折。筋變肉蠹。雖定於丹潤之隅。殮斂於戴山之路。已焉哉。已焉哉。崑山玉石忽擢頽。事去矣。事去矣。古今聖賢悲何已。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帳中之飲。荆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懦抑。伊兒女之情多。惜如蘇武生還。溫序死節。王陵之母伏劍。杞梁之妻泣血。事蓋迫於功名。情有兼於貞烈。若關羽漢陰。田橫海島。孤城已迫。疲兵向_{一作}。老離離碣石之鴻。羣羣江潭之草。迴首永訣。吞聲何道。及夫獻帝偷生。懷王客死。哀西都之城闕。憶南荆之朝市。鳳凰樓上隔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一離一別兮。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愁兮。楚國英_{一作}華競桃李。別有士安多疾。顏奇不起。馬援困於壘頭。冉耕悲於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樽研精。殫於玉冊。博思決於銅渾。思欲爲龜爲鏡。立德立言。成天下之亹亹。定古今之諱諱。一朝溘臥。萬事甯論。君徒見邱中之饒朽骨。豈知陌上之有遊魂。假使百年兮上壽。又何足以存存。

悲昔遊

三悲曰。奇峯合沓半隱天。綠蘿蒙龍水潺湲。因嵌巖以爲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縈廻兮迷徑路。山嶂重複兮無人煙。當豁舒之洞壑。臨決咽之奔泉。中有幽憂之子。長寂寞以思禪。暮色躋躇。朝思縣縣。形半生而半死。氣一絕而一連。自言少年遊宦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嶺峴。北明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之故宅。西蜀則耕武侯之薄田。舊鄉舊國白雪雲_{一作}。邊飛雲雪_{一作}。飛蓬暗遠天。暫辭薊北門_{一作}。千萬里。少別昭邱三十年。昔時人物都應謝。聞道城隍今可憐。忽憶揚州揚子津。遙思蜀道蜀橋人。鶯鶯諸兮羅綺月。茱萸

灣兮楊柳春烟波森森帶平沙。閣棧連延狹復斜。山頭交讓之木浦口同心之花。嚴君平之卜肆。戴安道之貧家。月犯少微。弔吳中之隱士。星干織女乘海上之仙槎。長安綺城十二重。金作鳳凰銅作龍。蕩蕩千門如錦繡。巖巖雙闕似芙蓉。題字於扶風之柱。繁馬於驪山之松。瀉池則金人列岸。太華則玉女臨峯。平明共戲東陵陌。薄暮遙聞北闕鐘。洛陽大道何紛紛。榮光休氣曉氤氳。交衢近接東西署。複道遙通南北軍。漢帝能拜嵩邱石。陳王巧賦洛川雲。河水橋木蘭拽。金闈金谷石榴裙。一本有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送使君。一朝憔悴無氣力。暴骸委骨龍門側。當時相重若鴻鐘。今日相輕比蟬翼。驪字代情兮其此何余哀之能得。使我孤猿哀怨獨鶴驚鳴。蘿月寡色。風泉罷聲嗟。吳天之不弔。悲后土之無情。松架森沈兮戶內掩。石樓摧折兮柱將傾。竊不敢當雨露之恩惠。長痛恨於此生。

悲今日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謂談過其實。辨而非真。自高枕箕願。長揖交親。以薰蘭爲九族。以風烟爲四鄰。朝朝獨坐。唯見羣峯合沓。年年孤臥。常對古樹輪囷。相弔相哭。則有餓鼯啼夜。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春林。嬖嬖兮多鹿。山蒼蒼兮少人。時向南一作溪汲水。或就東巖負薪。百年之中。皆爲白骨。千里之外。時見黃塵。平生連袂。宿昔銜杯。談風雲於城闕。弄花鳥於池臺。皆是西園上客。東觀高才。超班匹賈。含鄒吐枚。一琴一書。校奇蹤於旣往。一歌一詠。垂妙製於將來。絃將調而雪舞。筆屢走而雲迴。自謂蘭交永合。松契長井。通宵扼腕。終日盱衡。罵蕭朱爲賈豎。目張陳爲老兵。悲者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貴而不驕。

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稱范巨卿及其塞產摧聯支離括撮已濡首兮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魚窮姬東徂而狼跋今皆慶弔都斷存亡永闐憑駟馬而不追寄雙魚而莫達向時之清談尚在存一作存今日之相知已末沒一作沒則有河濱漂母隴上樵夫盤飧帶粟粥麪兼歎萎蕘一簞濁酒一壺夫負妻戴男歡女娛攀重轂之岩崿歷飛澗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饋問公子之所須因謂余曰可憐哉一作哀可憐聖人之過久矣君子之罪多焉詩書禮樂適足衰人之神用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頽年削跡伐樹孔席由來不暖摩頂至踵墨突何時有烟一朝至此萬事徒然自昔相逢把臂談元橫雕龍於翠瓦飛縞鳳於瓊筵各自雲騰羽化谷變鶯遷鳴香車於闕下曳珠履於君前豈憶荒山之幽絕甯知枯骨之可憐傳與千秋萬古寄言白日黃泉雖有翠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憊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化一虧一全去其外物歸於內篇自然一作歸其與道兮方計於前其書萬卷其學千年鐘鼓玉帛覽躋躋躍金木水火混合推遷六合之內慕其風兮如市百代之後隨其流兮若川三界九地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沒牽聯碌碌磕磕蠢蠢翾翾受苦受樂可悲可憐有超然之大聖歷曠劫以爲期戒定慧解非因人入一作陰慈悲喜捨非見思聞儒道之高論乃撞鐘而應之曰止止善男子觀向時之華說乃天下之辨士請弄宜僚之丸以合兩家之美若夫正君臣定名色威儀俎豆郊廟社稷適足跨耀時俗奔競功名使六義相亂四海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

生孰與乎身肉手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恤貧者之經營捨其有愛以至於無愛捨其有行以至於無行若夫呼吸吐納全身養精反於太素飛騰上清與乾坤合其壽與日月齊其明適足增長諸見未能永證無生孰與夫離常離斷不始不終恆在三昧常游六通不生不住無所處不去不滅無所窮放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虛空苦者代其勢苦蒙者導其愚蒙施語行事未嘗稱倦根力覺道不以爲功所言未畢儒道二客離席再拜稽首而稱曰大聖哉工晚聞道聊今已老徒知其一未究其術何異夫戴盆望天倚杖逐日蒼蒼之氣未辨昭昭之光已失嗚呼優優羣品追追衆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來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爲其業誰作其因一翻一覆兮如掌一生一死兮若輪不有大聖誰起大悲請北面而趨伏願終身而教之

獄中學騷體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閑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雁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歎與歎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落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羣飛里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託兮塞獨淹留而不歸

盧昇之集卷五

騷

釋疾文并序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塞桂。一臂連跨。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烟郊變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覆轍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爲釋疾文三篇。以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柄迎乎。國語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默而無述。故作頤曰。

粵若

粵若稽古。帝列山兮。遠矣大矣。臣太岳兮。欽哉良哉。有太公兮。卷舒龍豹。奄經營乎四履。有先生兮。乘騎日月。期汗漫乎九垓。尚書抗節兮。屬炎靈之道喪。中郎含章兮。遇金行之綱頽。彼聖賢之相續。信古往而今來。人何代而不貴。代何人而不才。鬱律崛突兮。似崑陵之玉石。泮涣粲爛兮。象星漢之昭回。爾其爲廣也。碧海雲蒸而地合。爾其爲峻也。赤城霞起而天開。暨中朝之顛覆。家不堅乎良箕。紹金柯而玉秀。穆蘭馨而菊滋。彌九葉而逮余兮。代增麗以光熙。清風振乎終古。妙譽薰乎當時。皇考慶余以弄璋兮。肇錫予

以嘉詞名余以照鄰字余以昇之。余幼服此殊惠兮。遂閑禮而聞詩。於是裏糧尋師。褰裳訪古。探舊纂於南越。得遺書於東魯。意音一作有缺而必刊。簡無文而咸補。入陳適衛。百舍不厭其栖遑。累繭重胝。千里不辭於勞苦。既而屠龍適就。刻鵠初成。下筆則烟飛雲動。落紙則鸞迴鳳驚。通李膺而竊價。造張華而假名。郭林宗聞而心服。王夷甫見而神傾。俯仰談笑。顧盼縱橫。自謂明主以令僕相待。朝廷以黃散爲輕。及觀國之光。利用賓王。謁龍旗於武帳。揮鳳藻於文昌。先朝好吏。予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於老莊。彼圓鑿而方枘。吾知翫韻而無當。是時也。天子按劍。方有事於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而苑扶桑。戈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奇文於石室。銷兵車兮爲農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值余有幽憂之疾。蓋有才無時亦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而痛諸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鎗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夫餓隸作王侯而有餘。三仁猖狂兮爲奴爲戮。八子狼狽兮爲醢爲菹。長劍以搘。尚想華亭之鶴。孤舟欲近。遙憶闔門之魚。史遷下於蠶室。鄧艾徵於檻車。康既幽而媿孫登。宣屢困而慙甯蘧。故有閉門少事。蹈滄海而辭組。開卷獨得歸茂陵而著書。起清流之浩漫。長願嗟乎靈皆重。曰。積怨兮累息。茹恨兮吞悲。怨復怨兮坎壈乎今之代。愁莫愁兮侘傺乎斯之時。皇穹何親兮誕而生之。后土何私兮鞠而育之。何故邀余以好學。何故假余以多辭。何故慶之不終兮。當中路而廢之。彼有初而鮮克兮。賢者其猶不欺。況陶鈞之匠物。胡不貞而諒之。豈其始終爽德。蒼黃變色。無心意乎簪履。有悲哀。

乎楊墨已焉哉天蓋高兮不可問地蓋廣兮不容人鐘鼓玉帛兮非吾事池臺花鳥兮非我春寂兮寢歲歲年年長少樂憊兮惄朝朝暮暮生白髮愴悅懷恨兮無所見宛轉聯踰兮獨向隅狀若重狴圓扉之受納又似乾池涸井之相濡鸞鳳之翮已鑽兮徒奮迅於籠檻駢驥之足已蹇兮空恨望於廷衢龍門之桐半死鄧林之木全枯苟含情而稟氣兮孰能不傷心而疾首乎歌曰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祕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悲夫

悲夫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聽天命者飲淚含聲而就死推不言兮焚於介山妃不偶兮沈於嶷水仰天而嘆員憤骨於吳江下淚交頤卿悲歌於燕市天無雷兮聞蟻聚於牀下家非牧兮見牲生於奧裏支離疏之五管已敗哀詒它之六骸不美求時夜兮求鵠炙何逼迫之如此爲鼠肝兮爲蟲臂何煥煉之如彼鬱拂湧滑兮中瞀亂蟠薄煩冤兮長憤惋出戶庭兮遊息千萬里兮無極杳兮靄川絳曠兮水如帶嶠兮籍山隈螺兮雲似蓋萋兮綠春草生兮長河曲試一望兮心斷續晚兮晚夕鳥沒兮平郊遠試一望兮魂不返蘿蕪葉兮紫蘭香欲往從之川無梁日云暮兮涕沾裳松有蘿兮桂有枝有美一人兮君不知氣欲絕而何爲孟夏兮恢台楊柳散兮芙蓉開葉初成兮蘘宛轉花落盡兮燕徘徊望夫君兮不來形枯槁兮意摧頽天何爲兮愁苦麥將秀兮多風梅將黃兮屢雨日色旰爛兮流金而爍石地氣燠熯兮滿室而充戶神翳翳兮似灰命懸懸兮若縷一伸一屈兮比艱難乎尺蠖九生九死兮同變化乎盤古萬物

繁茂兮此時余獨何爲兮腸迺迴而屢腐圍棋廢兮時不可乎再來鳴琴停兮人何時以重撫秋風起兮野蒼蒼蒹葭變兮露爲霜蟬悲翳兮聲斷雁迷雲兮路長摧折蕭條兮林寡色顚頽芸黃兮草不芳停劍兮懷舊友天外兮思故鄉願一見兮終不得側身長望兮淚浪浪遙兮遠山谷縈迴兮屢轉狀若登蘄門兮望胡苑斷兮連井邑邱墟兮知幾年又似登臨首兮見秦川木葉落兮長年悲紅顏謝兮鬢如絲王孫來兮何遲遲思公子兮涕漣瀝風娟娟兮雨淒淒螢火飛兮烏夜啼牽牛西北兮星已轉纖女縱橫兮河欲低秋夜迢迢兮秋未極愁人耿耿兮愁不息有所思兮在天漢欲往從之兮無羽翼鬱金棟兮木蘭舟青莎裳兮白羽裘戲綠波兮坐芳洲歎不停兮人不留恨容與兮徒離憂元冬慘兮陰氣凝沸泉結兮炎洲冰郊野昏兮寒沙漲河海暗兮繁雲興嚴風急兮密雪下墐戶閉兮無留者眄城郭兮瓊爲樹兮玉爲樓瞻通路兮駕素車兮乘白馬時眇眇兮歲冥冥晝杳杳兮夜丁丁庭有霜兮月華白室有人兮燈影青披重衾兮魂悄悄臥空牀兮目熒熒御爐爐兮長不暖對卮酒兮憂恆滿悲繚繞兮從中來愁纏綿兮何時斷重曰四時兮代謝萬物兮遷化聽春鳥於春朝聞秋蟲於秋夜花覆地兮無代一作待河傾天兮不借無靈草兮駐朽質乎千年無雕戈兮迴跋扈乎三舍夏日長兮繩繩炎風暑雨兮相蒸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獨蘭單兮不自勝元月兮祁寒窮急景兮摧殘霰雪霏霏兮長委積人事寥寥兮恨漫漫春秋冬夏兮四季寒暑榮悴兮萬端春也萬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其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見其盛而知其閼秋也嚴霜降兮殷憂者爲之不樂冬也陰氣積兮愁顏者爲之鮮歎聖人知性情之紛糾故嘆之曰余欲無言吾

將焉往而適耳。箕有峯兮穎有瀾。歌曰：歲去憂來兮東流水。地久天長兮人共死。明鏡羞窺兮向十年。曠馬停驅兮幾千里。麟兮鳳兮自古吞恨無已。

命曰

命曰：昊天不傭兮，降此鞠凶。昊天不惠兮，降此大戾。不先不後兮，爲瘡爲療。痛之撫兮，孰知其厲。木之柔兮，縉之絲兮，人之溫兮。輔之藻兮，自天佑之兮，無不利。一者之來兮，云何二野有鹿兮。其角麌麌，林有鳥兮。其羽習習，余獨何爲兮。悲攢樂兮憂晉晉，南山龍提兮樹輪囷。北津清泚兮石嶙嶙，天之生我兮胡甯不辰。少克己而復禮，無終食兮違仁。既好之以正直兮，諒無負於神明。何彼天之不弔兮，哀此命之長勤。百罹兮六極，橫集兮我身。長擊闔以偃蹇，永伊鬱以呻嘵。天道何從，自古多耶。爲臧兮匪祐，匪仁兮覆庸。蹠很戾兮南汜，跖叛渙兮東風。一作並強大兮赫赫，咸壽考以從容。勸則天兮朱已矣，韶盡美矣均忽焉。公侯之系兮必復，堯舜之後兮何慄。干執諫兮辛載，蕃抗議兮靈年。忠與貞兮何仇，俱不得其死焉。牛一變而爲虎，鼈三化而作鵠。觸氏居蝸而爭地，龍伯釣鼈而訴天。何變化之殊族，而大小之相懸。長無述焉，將不死而爲賊。賢哉回也，今不幸而早亡。明夷何辜兮美里，洪範何恃兮佯狂。我視於天兮亦孔之瘁。作將與溺兮殊貫，單與張兮相詭。紛紜總總兮若茲羌，未得其元已盛之孝兮。姚何感而遂開合之恭兮，見何嫌兮不起。聖人不議，姬旦憤於鴟鴞。君子無憂，周南歌於芣苢。五鹿云折退守平陵之田，三都已成歸入宜春之里。乾不穆兮一爲戌，一爲辰。坤不恆兮三成田，三成水。何斯柱之危胞，一夫觸之而云折東。

南眇其旣傾西北轡其中裂有祀者國竟未掬其烏蟾有歷其都奄以成其魚鼈其何壯兮而損其曾媯
何神歟而補其闕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育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山川與象緯其孰爲
之主司生也旣無其主死也云其告誰何必拘拘而跼跼一本有固字可浩然而順之吾知惡之不能爲惡故
去之曰羣生之所蠹吾知善之不能爲善故就之曰有生之大路雖粉骨而糜軀終不改乎此度重曰予
旣昧此杳冥兮迷之不知其所屆將寄命於六師訪真訣乎遐外見建流星以爲旗邀白雲而爲蓋玉
虬紛其旖旎青鸞儼其容裔霓爲裳兮羽爲旗雷爲車兮電爲旆噂噂兮上馳遙遙兮橫厲忽若夢兮有
覺與巫陽兮相會巫陽爲予兮潔琴一作龜龜告余以雙支朱雀搖而金躍青龍發而火馳蛇登棲樓一作
兮難入穴雲北走兮水西垂巫陽曰反兮覆兆不告靈蔡誠不能知造化之心數朽骨焉足以定古今之倚
伏請導列缺之前旌部一作陪豐隆之後轂披上帝之元鍵考中皇之祕籙於是排雲旌兮叫諸闕登紫翠
兮伏瑤壇靈鳥呆其將駕東皇釐其旣觀余敷衽而未決兮東皇頷而不言玉女申之以瓊藥靈妃睨之
以琅玕悵容與而不駐肅雲輶於南軒窈窕徘徊邈矣悠哉下臨兮星雨上絕兮氛埃彷徨兮三清之館
標繩兮八風之臺俯觀兮故國洞崢嶸兮無極長懷兮故人涕潺湲兮霑軾橫天苑歷北辰經瑤市一作樓
兮一息停余車之轔轔涉明河之清淺過織女而問津巫陽曰左招搖兮右天驕太乙之車居一作兮無不利其道也楓爲天兮粟爲地盍往從之兮導君意太乙方握鬚低眉右手柱頤或以日臨命以歲加時再
轉兮再考三命兮三推華蓋徵明兮君子居貞之位太陽陰主兮天人厄運之期若夫一氣鴻濛萬化緒

釐此星精與木局又何足以知之巫陽曰太上有老君焉其名曰伯陽游閬風之瓊圃處倒景之琳堂披拂日月咀嚼烟霜撫千載兮爲朝爲暮濟萬物兮若存若亡古之聰明博達而不死者將與君子造崑崙之大荒迨而容與弭節翹翔俄參元而下降濟弱水之湯湯疇軒臺而右轉對玉檻之鏘鏘伯陽欣然見余曰昇之來何遲何故疲憊之如是何故枯槁之若茲吾適以爾小別今將千二百拜昔者爾爲翟吾固知爾潔潔焉無益其後爾爲舟吾欲告爾休休焉不留爾名已登乎仙格爾身常塞乎中州噫哉甚可痛甚可哭多智也命之斧斤多才也身之桎梏爾形體之在地也每瞿瞿然求媒精魂之於天也又遑遑焉訪卜何異儀丹鳳於膠柱飼元魚於森木何晚晤一作悟之逶迤何早計之觳觫嗚呼何異喪其親也揭竿而求諸海失其子也擊鼓而訪諸道途之遠矣曷其云蘇與影捕逐可不謂悲乎夫道之勤也纷纷狹狹靜也若喪若失曠兮不以死生爲二塊兮若以天地爲一生於萬物之後不爲緩死於太古之前不爲疾弊萬類也不謂之凶利四海也不謂之吉夫如是則巨浸稽天而不溺鴻災冶地而不然生死不能爲其壽天變化適足寄其騰遷化而爲魚也則躍龍門而橫碣石化而爲鳥也則培羊角而負青天爲社也則長無斤斧之患爲瓠也則汜乎浹漭之川物無可而不可何必守固以拳拳余於是乎嗒然而喪其偶倏爾而失其知思故池之渌水憶中國之桂枝栩栩然若有得茫茫然若有亡嘆彷彿兮覺悟魂已歸乎北鄉其往也人皆爲之避席其返也鳥不爲之亂行歌曰茨山有薇兮穎水有蕩夷爲柏兮秋有實叔爲柳兮春雨飛倏爾而笑汎滄浪兮不歸

盧昇之集卷六

序

駢馬都尉喬君集序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襢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縵聯於季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爲麇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章大憑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烟。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沈於海河間，王初曉曉於古篇。禮適失一作，諸夷叔孫通乃區區於絳蕘。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獮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聞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自此迄今年逾千祀，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闕里裁詩，公幹卽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而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醴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趨劍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烟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

輪蓋非榮猶思道樹明霞曉揭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圃儻踐無生之岸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爲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爲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爲若干卷云爾

南陽公集序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教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二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鬪蕭曹絳灌負長劍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柔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改始一作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敍事得邱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天成江左諸人咸好瓊奇一作姿豔發精博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疎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虛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嗟乎古今之士遞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墨守三都旣麗微夏熟於上林九辯已高賁春歌於下里躋駿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魏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慙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辨荆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曰肩隨聞一知二猶爲贅說一作僉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易云其遠非夫妙諧鐘律體會風騷筆有餘妍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爲龍爲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粗則彌綸區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千嬝突兀嬈嬈似

靈龜之孤朴乘槎上漢誰問坳塘之淺深荷載入秦甯議長安之遠近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以降徒勞舉斧八病发起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希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一作亹亹聽者忘疲許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鲠詞兼包古義來字閻十二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旣博旣精爲學遍游於百氏自羽冠指佞雞樹登賢內掌機密外脩國史晨趨有暇持綵筆於瑤軒夕拜多閒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顧盼漢家之城闕風煙逸韻縱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聞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蕙巖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顚沛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至兔翰闢門愛客相尋鷄談滿席嚶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菲漱澈游魚蓮將紅兮蘋可望綠樽恆湛齋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早遊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臥東山憶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廡蕭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毀交交黃鳥集於桑營營蒼蠅止於樊兮止於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免有挺三湘不追川無梁兮鳥無徑輶斤之傷何獨莊周聞笛而悲甯惟向秀徒勤觀海未知渤海一作之倪永好談天

莫究氤氳之數。遂抽短翰爲之序云。

樂府雜詩序

聞夫歌以永言。庭堅有歌虞之曲。頌以紀德。奚斯有頌魯之篇。四始六義。存亡播矣。八音九闋。哀樂生焉。是以叔譽聞詩。驗同盟之成敗。延陵聽樂。知列國之興廢。王澤竭而頌聲寢。伯功衰而詩道缺。秦皇滅學。星琯千年。漢武崇文。市朝八變。通儒作相。徵博士於諸侯。中使驅車。訪遺編於四海。發詔東觀。縫掖成陰。獻書南宮。丹鉛踵武。王風國詠。共驅翰而升沈。里頌途歌。隨質文而沿革。以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遙情於壠坂。南浦動關山之役。作者悲離。東京興黨錮之誅。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於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爲宗。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爲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隔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於珍狐之下。沈螢於燭龍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其有發揮新體。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茲乎。樂府者。侍御史賈君之所作也。君升堂入室。踐龜字以長驅。藏翼蓄鱗。展龍圖以高視。林宗一見。許以王佐之才。士季相看。知有公卿之量。南國蛟龍之燭下。觸詞鋒東家。科斗之書來遊。筆海朝陽。弄翮卽踐中京。太行垂耳。先鳴上路。當赤縣之樞鑰。作高臺之羽儀。動息無格於溫仁。顚沛定由乎正義。玉階覆奏。謹依汲直之聞。銅術埋輪。先定雍門之罪。霜臺有暇。文律動於京師。繡服無私。錦字飛於天下。九成宮者。天子之殊庭。羣仙之一都也。五城旣遠。得崑崙於神京。三山已沈。見蓬萊於古

輔紫樓金閣雕石壁而鏤羣峯碧甃銅池俯銀津而橫衆壑離宮地險丹礪四周徹道天迴翠屏千仞衛尉寢蒙菲之署將軍無刁斗之警中巖罷燠飛霜以之夏凝太谷生寒層淮以之秋沴天子萬乘驅鳳輦於西郊羣公百僚扈龍軒而北輔春秋絡繹冠蓋滿於青山寒暑推移旌節喧於黃首一作道夕宿雞神之其美揄揚者未歌其事恭聞首唱遂屬洛陽之才俯視前修將麗長安之道平恩公當朝舊相一顧增榮親行翰墨之林光標唱和之雅於是懷文之士莫不嚮風靡然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代郡接於蒼梧泉湧華篇岷波連於碣石萬殊斯應千里不遠同晨風之歛北林似秋水之歸東壑洋洋盈耳豈徒懸魯之音郁郁文哉非復從周之說故可論諸典故被以笙鑄爰有中山郎餘令雅好著書時稱博物探亡篇於古壁徵逸簡於道人撰而集之命余爲序時褫巾三蜀歸臥一邱散髮書林狂歌學市雖江湖廊廟賓廡蕭條季留侯神交髣髴遂復驅俗幽憂之疾經緯朝廷之言凡一百一篇分爲上下兩卷俾夫舞雩周道知小雅之歡娛擊壤堯年識太平之歌詠云爾

宴梓州南亭詩序

梓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嶂重複川流灌注雲窟綺閣負繡塲之逶迤洞戶山樓帶金隍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鳳展多閒上得和平之政鰻瀛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僚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總十萬井之雄班職逾勳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狎

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魚於濠上賓階月上橫聯蟠之桂枝野院風歸動葳蕤之萱草則有明珠愛客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游於五日圓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綴飛煙之路藤蘿杳萬挂疎陰以送秋鳧雁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歎不再千里之會何常下客悽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翫豈輟斯文咸謂賦詩六韻成章盛集一作以紀云爾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夫圮上高公靈期已遠湘中元乙化跡難徵況乎神理歸然近帶青溪之路瓊姿可望俯控丹巖之下予以歸骸空谷言隔市朝濯髮長川載離寒暑心灰兩寂長無具爾之歡形木雙枯將有終焉之志不悟喬鼎始噭喈喈於鵠鵠野夢初開鱗鱗於棠棣命壺觴而引宴卽沐新闌尋礪戶以安歌仍攀野桂萋萋春草王孫游兮不歸秩秩斯干幽人去而忘返鼓我舞我修袖滿於中巖神之聽之多祐興於觸石爰有嘉命咸遺賦詩請題四韻列之如左

七日縣州泛舟詩序

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湖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陰常恐辜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棹川隅言追挂犢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邊生經笥送炎氣以濯纓郝氏書囊臨秋光而曝背似遇綠山之客還疑星漢之游願駐景於高天想乘霓於縹緲繁絲亂響涼酣時斟戲翔羽於平沙釣潛鱗於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楊明府過訪詩序

夫清風動駕謁阮籍於山陽。素雪乘舟訪戴逵於江路。猶名高好事。迹標良史。未有鶯臨綺月。筵開許郭之談。花聚繁星。門枉荀陳之馭。泛烟光於紫濶。翻露色於丹滋。亭皋一望。平蕪千里。萋萋芳草。童兒牧馬之場。亹亹晴川。野老休牛之塔。釣臺隱隱。先生之桑梓可知。茨嶺巖巖。隱士之風流尚在。豈使臨邛樽酒。歌賦無聲。彭澤琴書。田園寢詠。

對問

對蜀父老問

龍集荒落。律紀蕤賓。余自鄆鎬歸於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於昇僊橋。止上一作送客亭。卽相如所謂不乘高車駕馬。不出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皤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冕之族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當今萬方日朗。一作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羹不厭。桓揭不全。庸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頹頹。顏色疲怠。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千聖主效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爲卿。失則烹。何故區區。冗冗。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不違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騁莫救三家之微轍。一作匹夫高抗。不屈萬乘之威。道在則簞瓢匪陋。義存則珪組斯達。或立談以邀鼎食。

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輶而仕。屬論都之會。或射鈎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爲伊周。暮爲桀跖。當其時也。襲珩佩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喀喀。故使龍邱先生羞聞擁鐸。雁門太守不如縫掖。孟軻偃蹇爲王者師。范睢匍匐爲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迹。來不可違。類鴻雁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辯於媯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於堯舜之朝。則舛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囂來庭。風邱歛塞。華旌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武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旣禪。介邱旣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範。公玉帶之圖。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圓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淒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固固不修。雖有皋陶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儕。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蹊隧。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紋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雖有鴻才大略。麗句豐詞。發言益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略無益於今日。而適足以拂之。是故天子恭己。羣臣演成。攘袂而陵稷岱。撫掌而笑阿衡。無爲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者招累。行危者相傾。效智者輟談。於草澤出奇者裏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猿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驥驥不之處也。載驥以車馬。不如放之於藪穴也。

樂鶴以鐘鼓不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余者十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羲皇之化翫姬孔之編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霞汎月搦札彈弦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露突無墨子之烟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禪之篇終眇慙乎指^{一作指}地竊所慕於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王人之休音聽皇猷之允塞亦猶歎雉而遇司南衡龍而光有北請終餘論永告耶梗

盧昇之集卷七

書

與在朝諸賢書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宏居丞相之位，亦伏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而造膝。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偷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嘗以人廢言？況下官抱疹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抃，猶冀身膏丹壑，脫寶劍於山阿。骨掩黃塵罷瑤琴於天下，則捐金抵玉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憂子白。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幽憂子學道於東龍門山，精舍布衣藜羹，堅臥於一巖之曲。客有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子丹方，相遺之。服之病愈，視其方，丹砂二斤，穀楮子則山中可有，丹砂則眇然難致。昔在關西太白山下一隱士，多元明膏，中有丹砂八兩。予時居貧，不得好上砂，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充用。自爾丁府君憂，每一號哭，涕泗中皆藥氣流出。三四年臥苦嗽，幾至於不免。復偶於他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精者，服之令人多嗽。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須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取六十四千也。空山臥疾，家業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辦，則委骨於巖窟之峯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穀子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

貴族王公卿士以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勤俗事或傷心偏遇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秉粟以相優則越石原憲不辛苦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以答深仁若諸君子家有好妙砂能以見及最爲第一無者各乞一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未有力不足者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遠仁在坐則參於前在輿則倚於衡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苟能行之仁道不遠也朝英貴士博濟而好仁者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咸送詩告請無按劍同掩體儀云爾

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

山信僕一作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賢左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閻知微符璽郎喬侃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其來尚矣殷楊州與外甥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頤不能自己余以爲其人也名過其實然窮達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鄧而下曷足譏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屬多歲一作穀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鉅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恩亦多矣晚更篤信佛法於山間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貪寡欲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歎喜更恨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競之若茲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中廢祈獲福澤思與士君子

共之

讚

相樂夫人檀龕讚并序

相樂夫人韋氏者，益州都督長史胡公之繼親也。夫人寓跡蘭閭，栖情香岫，琢磨六行，與三明而並驅，馳騁四禪，將十訓而齊駕。粵以乾封紀歲，流火司辰，敬造靈龕，奉圖真相。青蓮皓月，爭華競綺之端；寶樹天花，競爽鴻毛之際。納須彌於纖芥，嘗謂徒言，置由旬於方丈。今過其實，重宣此義，敢爲讚云。

猗歟！實相顯允，神工規模。鹿苑圖寫龍宮，分身諸聽，列坐談空。羣天飄飈，衆寶玲瓏。雕牕引月，鏤網搖風。一窺妙境，高謝塵蒙。

益州長史胡樹禮爲亡女造畫讚

夫鎔金逞妙，徒罄中人之產。架寶崇奢，未階大乘之化。豈若圖微純素，卷舒方丈之筵。表裏丹青，藻繪多林之色，獨爲先覺。其在茲乎？益州長史公道治中孚履黃裳以貞吉，寄隆分陝。苴白茅而涉川，猶爲龜組相輝，不離泡幻之城。熊車結轍，尙迷苦愛之津。爰捨淨財，幸求多福。爲亡女宇文氏敬造像等，微奇納於水府，採妙色於霞莊。月而澄華，疑金雲之夜敞。蓮毫吐照，狀珠浦之晨開。花寶參差，眺鶴林其非遠。仙雲肸蠁，登鷲巖其可望。窮形盡相，陋燕壁之含丹。寫妙分容，嗤吳屏之墜筆。式揚顯福，俾讚幽魂。其詞曰：

正教東漸，遺像西至。化格三天，功超十地。偉歎大士，宏慈遠致。追懾幽途，載營檀施。皎潔霜純，照影丹素。

果發金口蓮生玉步地寶天花星羅雲布懸炬長霞迷津永渡

碑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若夫三清上列瑤闕控日月之闢八洞深居貝闕吐山河之鎮雖復扶桑大帝傳赤字於東華安寶神君受青符於南極猶未能發揮丕宰復歸無物之功開鑿妙門言謝有爲之業其馮馮翼翼百姓存焉而不知杳杳冥冥萬族死之而無愠獨爲衆化之宗者其唯元始天尊乎暨乎鑒鑒爲仁跛跛爲義鴻臚傳小儒之具械牒爲大盜之術堯禹生而天下火馳姬孔出而羣方鼎沸則有氤氳帝祖發皓鬢於東周兆昧皇輿飛紫雲於西道鳳交開景返徐甲之營魂龍光照天杜宣尼之神氣得一吹萬有大造於蒼生把十蹈五樹靈基於寶祚能使秦皇東指見赤鳥而長懷漢帝北遊望青煙而下拜於是靈山水府俱爲鍊玉之場甲第離宮多入空歌之地青牛道士按錦節於中都白鹿仙人列瑤壇於八表乃劍門西拒邛關南望星橋對斗像牛漢之秋橫月破繁城疑兔輪之晚落武騎遷昇之路冠蓋雲飛文翁講肄之堂英靈霧聚巖開菌桂蘊金碧之祥光彌吐天桃積神仙之粹氣至真觀者隋開皇二年之所立也尋屬煬帝駕淫蜀王奢僧冕旒多事有慙七聖之遊几杖不朝未遑八仙之術紫臺初構霜露霑衣碧洞新開蓬萊變海仙居制度與雲雷而共屯象帝威儀將朝市而猶梗皇家讚戎牝谷乘大道而驅除盤根瀨鄉擁真人之閣閣高祖以汾陽如雪當金闕之上仙太宗以峒山順風屬瑤京之下視武皇帝凝旒紫閣懸鏡丹臺運

璇極而正乾坤坐闔陽而調風雨變銅渾於九洛鱗羽登歌鳴玉鑾於四清烟霞變色焚符破壘更聞繩
燧之初剖斗折衡重觀人倫之制銀書紀岱登日觀以論功玉牒封梁下雲邱而校美千齡胎化申以駕
羽之期萬歲巖音獻以華封之壽畊田鑿井者不知自然鼓腹擊壤者不知帝力嗚呼豈非道風幽贊之
效歟乃迴輿詔蹕親幸讌若谷一作樵奉策老君爲太上皇帝仍令天下諸州各置觀一所於是碧樓三襲
上接虹蜺絳闕九成下交星雨乘雲御氣日夕於關山薦璧投金歲時於岳瀆此觀地當樞要任切會昌
南鄰覆錦之城西逼吞珠之界使星連注皇華結轍旣而綠地棲蕪朱宮板蕩非夫位膺金策名載瓊軒
爲紫帝之羣賓列黃庭之上格孰能居此棟梁平圃丹牋長樓大開流電之庭廣制明霞之宇觀主三洞
法師姓黎諱某廣漢雒人也金天命秩卽有天地之官火正分司實掌羲和之任夏殷之際代爲伯相或
食邑於魯或嘗仕於衛故魯之黎城衛之黎陽卽其地也魏晉之交或立功於吳割符於蜀在吳者其後
封於壽春黎將故城有黎氏之墓石文石闕之字在焉在蜀苻堅時奉爲蜀郡太守北齊時練山爲益州
刺史故子孫因家於蜀法師練山之六代孫也祖宗父泉並爲州郡都主簿平正七職之任蜀文公之好
智固讓朝恩秦子整之多才終從郡辟禮儀體制鄉校取式於公曹獄訟章程府主責成於平正時無留
事復聞坐嘯之談野有讓畊重聽行歌之樂元珠結慶剖江漢之圓流紫胞貽祉勤岷精之垂曜豫章七
歲非復常材朝陽五色豈云凡鳥初登小學笑孔墨之神勞一見元書以彭聃爲已任玉笈雲囊之術龍
城鳳蘊之圖莫不吞楚夢於胸中指魯城於掌上臨長水而飲犧不就堯微臥巨澤而牧羊徒勞漢使冥

邱鑿鶴。左肘符觀化之辰。諱堅停裝。橫目傳柄真之地。貞觀之末。有昭慶大法師。船岸堂堂。威儀肅肅。圓冠而焚俗制。橫大帳而抗山谷聲。若砥頰辯均濤發。仲尼河日飛電驚人。子貢斗脣連環動坐。昂昂不雜如獨鶴之映羣雞。矯矯無雙狀。真龍之對芻狗。於是三蜀耆老咸相謂曰。興大道者。其在茲乎。初襲羽裙。且莅貞陽小觀。纏麾玉柄。已馳天下大名。尋而廣漢士人。固請法師爲靈集觀主。去長桑之故苑。臨隱笄之新邱。經之營之。旣雕旣琢。銀臺中天而孤出。珠樹布地而叢生。同赤城之建標。有黃房之貞構。觀中先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區。年代寢深。儀範凋缺。沈沈寶座。積萬古之塵埃。邈邈瓊顏。被千齡之苦。齋法師覩斯而流涕曰。不圖先聖尊容。零落至此。乃重趼卽路。無肢永哀。櫛沐幾於四時。栖遑周於百舍。誓將崇輯事畢。然後寢食爲期。鄉曲爭持錢帛。競施珍寶。費餘巨萬。役不崇朝。還開紫翠之容。更表圓明之色。行益州刺史駙馬都尉。喬君主增懿親。勳門盛族。任高方面。寄切西南。法師道叶半千。神凝正一。而至真福地。荒涼日久。不有上德。其誰振之。又表請師爲至真觀主。法師升堂慷慨。吐納元科。攝齊嘹喨。分明紫訣。詞峯雲鬱。觸劍石以飛揚。義堅泉奔。橫玉輪而浩蕩。入其門者。披烟霧於九天。聞其音者。聽咸韶講堂。并造長廊二十餘丈。琳堂鬱其峙起。星闕忽以環周。仰竚窓以嶙峋。下峰巒以廣朗。陰娥假道。窺玉女於南軒。陽烏迴轡。炤青禽於北閣。又於觀內鑄銅鐘一口。重七十斤。立石壇三級。週迴一百步。懸黍璣

於碧落。明月流光。建瓊乳於元都。飛霜苦韻。壇開錦砌。類江浦之澄霞。庭列瑤階。疑崑崙之積雪。每至三
辰法會。八景真遊。霓裳萬耀魄之華。羽蓋轉風雲之路。通天互景。兼造化之全模。帶烏銜虹。連飛動之奇
勢。可謂德光而功濟。道勝而名揚者也。前長史范陽公。一代羽儀。門傾四海。前長史謹國公。兩朝肺腑。威
動百城。並出^{一作}屆。銀黃俱伸元素。法師雍容坐鎮。噓傲行藏。雖郭先生之禮峻。昔侯蒙莊子之身輕。梁相
不能尚也。若夫言出於口。龍驥所不能追。行成於心。王公所不能及。悲懷徇物。風雨晦而逾勤。苦節橫秋。
冰霜急而逾固。戶居環堵。而歲計有餘。道周移稗。而日用無竭。又於學射靈山。別立仙居一所。卽至真之
珠庭也。栽松蒔柏。與月樹而交輪。刻桷雕甍。共星樓而接翼。蒼郊卻倚。猶太行之北登。錦肆前通。似灞陵
之南望。華表千年之鶴。未見成都津亭八月之龍。時歸鄉里。法師出家入道。三十餘年。弟子所得襯施。不
可稱量。盡入修營。咸供衆用。見諸疾苦。便開五色之囊。遇彼饑寒。輒有千金之費。巾拂之外。餘無所留。凡
所經過。洪濟多矣。法師又於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寢疾之際。聞空中有聲曰。天上今欲相煩爲玉京觀
主。法師辭以至真功德未就。固請不行。少選之間。所疾便愈。左右侍者。無不同聞。自是遠近道俗。咸共驚
嗟曰。天上知余不肖。將棄余矣。上座監齋某等。並迴流左映。策地景於丹田。浩氣中升。養天倪於紫室。雖
復同班玉籍。並列仙宮。每屈宗師之道。仍修弟子之敬。亦猶被衣齧缺。同德而相尊。雲將鴻藻。比肩而相
典。正寥樹之頽風。散在人間。敷揚道教。可謂庚桑畏壘。致大壤以匡時。范相鵠夷。行計然而濟俗。僉曰。吾

師也。雜一作萬物而不以爲義，利萬代而不以爲仁，道遙乎有無之表，彷徨乎塵垢之外，東郭順子無擇存而不論，伯昏瞀人禦寇論而不議，豈使爲山九仞，道不列於珠庭，築館三休，功未書於瑤版？下官迷方，看博邀赤斧於禺山，失路乘槎問君平於蜀郡，汾陽處子目擊而言忘，漢陰丈人德全而機謝，是用搜奇，井絡題片石於靈邱，觀藝協晨見乘雲之飛將，蒼蒼中野同銷地媿之魂，眇眇太初獨昧天師之化，其詞曰：

象帝之先，其誰之子？徒觀其妙，莫究其始。果而勿伐，爲而不恃，強爲之名，謂之道紀。其一 太樸云季孝慈已彰，邈邈帝祖，繩繩帝鄉，曰神曰聖，爲龍爲光，千年受籩，萬古稱王。其二 於鑠帝廟，不承天秩，道風吹萬元，猷配一五，載乘雲，三山禮日，薦璧延士，投金訪術。其三 地分輿井，城連劍闕，錦瀨開霞，峯吐月白，雲舒卷，青山迴沒，菌閣香飛，桃源花發。其四 紫宸高映丹宮洞，開巖舒金碧，地起樓臺鶴飛龍度，鸞歌鳳迴，星雨交接，風烟去來。其五 寶龜涵影玉顏乃曉，神劍九光華冠萬變，日軒朝散雲歌夕轉，紫樹瓊鐘元壇竹院。其六 偉歟上士，昭哉至人，笙簧道德，粉澤人倫，汾陽處子箕山外臣，遂荒白屋，奄有元津。其七 玉局將墜，金階無主，草滋紅壁，苔凝縹柱，式佇賢才，崇其轂矩，福庭霞煥，仙徒霧聚。其八 裳綵四真，雍容十哲，俱升紫宇，並邀清節，松子排煙，魚君臥雪，辨雲懸，寓神遊，朗徹。其九 玉壘庭紳，珠鄉勝踐，鐘鼎紛鶻，江山悠緬，薛縣池平，萊州水淺，懸日月於鼈極，播天人於鳳淵。其十